



送销
092199

篋墅說書孟子卷之一

文安淑起陳震著

益津小西

孫菊齋
生盛符陳絳麟
姪曾孫少韓
淑潮校刊

鈴編輯

梁惠王章句上

首章

孟子挾仁義而來梁王懷利字以待利字病根不挖淨仁義良藥不能受也不奪不饜正是挖去病根○齊王好貨好色孟子卽借貨色引入行王政梁王好利若借利字引入則不弑不奪不遺不後利莫大焉陽不拂王之問而陰易以仁義而必當頭一棒打殺者蓋開宗明義第一章孟子全身俱現於此仁義行篋墅說書

孟子一

沼上章

梁王自待止一樂字孟子納牖在一賢字沼上特不賢者之樂不可以對孟子乃幸賢亦樂此庶幾遮蓋是爲樂而思竊比於賢孰如勉爲賢自無不可樂不然民欲偕亡則不能賢並失其樂矣○何以爲賢下章不違農時二節是也故曰偕樂

盡心章

移民移粟輒謂盡心盡心而民不多加多因諉罪於歲不思一值

凶歲民立告飢乃不盡心爲國確證也王無罪歲一刀兩段逼他向不違農時二節云云去作事業。一豐一穰者天之權君不得而操也餘三餘九者君之權天不得而奪也盡心則以權自予罪歲則以權予天矣

承教章

願安承教似有向善之心故此一章皆教詞也然教之實事已見上不違農時二節中此處不必別有所教止痛斥其有害於上二節者而已其害不去卽是使民飢而死耳

晉國章

管野說書

孟子一

二

地方百里所對非所問讀至仁者無敵乃知所對卽所問答完復加無疑二字乃是救死神丹孟子去梁只由王一疑字未去耳。亦是兵法大妙

梁襄王章

此與世王論嗜也世人之嗜甚多庸庸者無論矣卽文王嗜昌歎會督嗜羊棗屈到嗜芟聖賢亦有之未聞有嗜殺人者非孟子創出奇談也七雄嗜稱霸嗜自雄嗜爭地爭城嗜好大喜功非殺人皆無以得之卽是嗜殺人矣不嗜殺則能一之者久旱而雨天不嗜殺苗皆興之久暴而仁君不嗜殺民不與之乎王

苟稍有心胸必問君當何嗜孟子必有以迪之乃突然而問愴然而聽直無所嗜者耳

齊桓晉文章

仁心體也仁政用也宣王有仁體而無仁用王者本領已有一半一推不忍牛之心而已足末節五畝之宅是也然須王自知有不忍之心而後可達於政而王不知故就保牛一事逼他自已說出不忍來使之自知此心在我乃不忍牛而忍民是不能推恩也夫借徑於桓文猶恐未能霸何如取足於吾心而無不王乎末節乃保民實際而不早說出來者大欲未除止想威鄰

質墅說書

孟子一

三

不想保民故以興甲兵以下三節打破他大欲之妄乃可告以保民在制恆產○保牛一事甚小正是不忍之全體發露處見穀糠而不忍未見凍餒離散而忍則見牛未見民也然幸此一絲仁種卽牛而現則星星之火傳於薪卽可燎原煦煦之愛達於政卽可保民只要王自家認得故教王推保民之恩先教王識不忍牛之心此前半章意也○王以王政爲不能由不知有不忍也孟子以王爲不爲據其心有不忍也帝王博濟一世孔孟訓迪千秋止由不忍人之塾湯與昏憤耳○告王以盍反其本必先以興甲兵四節窮詰之者挖去桓文大欲乃可一投而

受也却又橫插入今王發政施仁一節所謂鼓之舞之之謂作也○孟子談王道只舉極粗淺者使斯民受惠而世主能行果能行之孟子自有格正君心潤色太平本領醫家所謂急則治其標緩乃治其本也故告齊梁皆以五畝之宅四段規制卽省刑薄斂深耕易耨及告滕文等語皆指粗淺者說不似後人以正心誠意四字將世主一棒打殺及其不用則曰吾道窮矣

梁惠王章句下

好樂章

好樂甚三字一章根柢獨樂非好之甚與人乃甚耳與少非好

質墅說書

孟子一

四

之甚與衆乃甚耳千里之齊有一人不樂不可謂與衆卽不可謂好樂之甚一顰蹙一欣欣指出兩種情形而以同樂不同樂輕輕點破指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極文字之鼓舞矣然則今由古也豈是論樂乃論好樂者之效驗耳一堂撞鐘伐鼓四海保族甯家與衆至此好樂之甚者也末句則王矣三字飛來天外實操之掌中也

文囿章

文王無囿同民耳齊王亦無囿爲阱耳同民故嫌小爲阱故嫌大不從七十里四十里較量也

齊王交字其辭甚平其意殊傲蓋欲如桓文之驅駕泗上諸侯則有道乎一問卽指取威定霸之術勇字已萌於此也孟子詞若順之而意實矯之故以兩事字爲交之實以樂天畏天爲事之故而以兩保字爲樂天畏天之效言則大矣然而非王本心也有疾好勇正是辭孟子之言於不用而一勇字正是交鄰初心孟子卽借其勇字以病爲藥文武以勇安天下齊王好勇正當安天下去其小勇進以大勇矯王之意正順王之辭機鋒橫肆有神無迹

箕野說書

孟子

五

雪宮章

養賢以治民也敬賢而不親民與無賢何異齊王賢者一問十分矜詡故以有字輕撇過而以民不得句重警之又以憂樂相同鼓舞之全是畜君作用此章大旨已盡於此齊景六節述古正以迪今而借晏子之箴規景公者以箴規宣王則寓主於賓之妙也○景公止一觀字晏子添一事字爲補助起本也今也節亦借晏子語反詰齊王○王以敬賢爲盛舉孟子以不同民爲缺政攔阻王之高興而進以所不足明明畜君矣畜君者好君也風韻脩然語短意長

明堂章

明堂非王者不可居王政則不必王者而後可行文王公劉太
王皆諸侯也皆基王迹者也借明堂一問而進之所謂納約自
牖也一則曰欲行王政一則曰何爲不行兩有疾分明辭而不
行然而幸有此疾正可推己而知百姓之疾貨色同民卽是王
政。孟子自談王政只是平平淺淺人人能知人人能行善哉
言乎王知之矣惜不能行然非有疾而不行其不行正是疾耳
王之臣章

管聖說書

孟子一

六

上五章皆因王一隙之明而引而進之推而擴之此章忽舉開
閒兩事令王自斷其罪引出王一隙之明以爲可入之閒然後
四境一問如利刀破竹不料有閒可入又有閒可逃也則左右
是也讀至此而抗聲誦無惑乎王之不智章令人悵慨久之

故國章

禮云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刑賞黜陟乃天
下公事須合公論以用之舍之殺之乃爲奉若天道宣王止任
一己好惡一時好惡耳其曰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則請詰之
曰何以識其才而進之乎舍衆好以爲好只是私好可私好卽
可私棄並可私殺王無親臣矣甯有世臣耶有世臣乃有世君

斯稱故國徒襲先業而無爲民父母之實王乃宴然忘之耶末
句語縱意擒應爲汗下

湯放桀章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使之仁育萬物義正萬民而有賊仁賊義

者出此天所必誅也鬼神實不逞於若人而假手於天吏耳湯

武牽若天道無所容心矣

巨室章

能愛材者莫如齊王不能愛材者亦莫如齊王以用賢不如用

木也能愛寶者莫如齊王不能愛寶者亦莫如齊王以愛玉不

實聖說書

孟子一

七

知愛國也病根止在從我二字

勝燕章

燕欺齊王曰徯我后齊臣欺王曰天吏王所謂有他也豈有他

哉一拳打破避水火也一句說破取燕乎勿取乎取燕而民悅

乎不悅乎王可自決不待問人

取燕章

此時齊王已走敗著止有去之一法耳孟子卻轉敗著爲勝著

曰王速出令云云而後去之杜天下所藉口卽絕天下之兵端

既合時勢又合道理以此待之此孟子兵法惜不用也

鄒魯章

民不救上於行陣上不救民於凶飢同一可恨要皆不行仁政故耳行仁政則救災恤民有成規有勇知方有素訓矣君責民而孟子責有司爲一反字指破耳實則不責民與有司而責鄒君也

事齊章

講到事字已是下下著矣故曰是謀非吾所能及無已一轉從下著變出上著效死弗去豈易得哉引而不發令文公釋思得民效死之法然此法於爲世子問爲國二章已詳言之更無別

箕野說書

孟子一

八

法

居邠章

滕處必亡之勢孟子進以圖存之理創業垂統所謂爲善也勢可勝理故滕終於亡理可勝勢故滕可望存成敗利鈍孟子不能料卽料到亦不願說出故進以一字訣曰彊如彼何哉閉住後戶乃可一心向前門走也而已矣只計道誼不計功利卽此是不立於巖墻之下○行恕曰彊爲善亦曰彊一字作興後人志氣不少却是取諸自己不假外求

擇斯二者章

太王有地可遷滕則無之然卽有可遷而君去民不去不徙亡其國乎仁人二字從旁面透出一隙光明文公能爲仁人民自從如歸市苟無可遷卽必效死勿去矣仁人者何爲善也爲善者何井田學校也盡我所當爲所能爲而成敗利鈍一聽之天是則可爲也竭力以事非圖存之法

魯平公章

不知天則小人有權知天則小人無權旣無權矣夫何愠焉樂正臧倉同與魯君言之而一則能尼將行者使止一則不能使已止者復行可以見出天意○孟子遇魯侯非止一身顯晦而爲天下否泰此固叔季之天所必不容者

箕聖說書

孟子一

九

魯平公章

不昧天則小人無權知天則小人無權旣無權矣夫何愠焉樂正臧倉同與魯君言之而一則能尼將行者使止一則不能使已止者復行可以見出天意○孟子遇魯侯非止一身顯晦而爲天下否泰此固叔季之天所必不容者

箕聖說書孟子卷之二

文安淑起陳震著

益津小門生盛符陳絨麟校刊

姪曾孫少韓淑湖

公孫丑章句上

當路章

德無不王而須合時勢之有無以判難易故時勢在齊管晏止能霸顯無德故也文王之德而不洽於天下無時勢故也乃今日之齊有地有民勢已足矣又當斯民飢渴之時何以不王無德以用時勢故也德之流行固速而當易食易飲之時為尤速民之蒙德固悅而當倒懸得解為尤悅故曰以齊王猶反手○

箕聖說書

孟子二

十

猶是孟子之德猶是水火之時而不能為滕許者無勢故也故論時須合勢字論之

動心章

不動心是一頭知言養氣是兩腳願學孔子是一尾聞大勇於夫子已逗起願學筋脈此一章大節目

首九節

古人以中年為成德之候四十不動心即孔子不惑之年尤是願學暗脈至聞大勇於夫子乃明露出耳四十不動心是正答過孟賁已生旁枝蓋不論心之所以不動而第論不動則告子

亦稱學問中人矣且不問心以何爲主而不動而第論有主不
動勦舍亦爲聖賢近似矣勦主必勝第求諸人舍主無懼第憑
乎己血氣之勇勇士之守約者猶彼善於此况義理之守得其
要乎不如曾子之守約句已撇開血氣之不動心遞到義理之
不動心故下以夫子與告子對勘求義理之不動心者安在也
○勇則一往不回而曾子不取往而取反勇則不屈於人而曾
子不問人而問吾勇者無所憚况褐寬博也而不縮之惴正卽
褐寬博以例其餘勇者不輕往况千萬人也而縮之必往不以
千萬人而阻其勢有惴有往是一生見勇之處僅居其半而心
無時不自惴身無事不可往則一身用勇之力必居其全故曰
大勇心有主三字乃曲幽透切

敢問夫子二節

兩勿求是告子不動心之主不可二段是就告子所言斷其
是非夫志氣之帥六句是離開告子所言而總論心與氣乃見
告子之不可者固不可卽僅可者亦不可也志當持豈可勿求
於心氣當無暴豈曰勿求於氣○心之所之之謂志志字卽心
字替身心之所向氣卽隨之曰帥見心與氣相連也下照持與
無暴當兼用其功上對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謬如耳目

手足體也有氣以充之乃能視而明聽而聰持而固行而前試觀人之既死百體具存而無其用惟無以充之也識得志與氣緊相關連則持與無暴必當交致而告子勿求於氣之謬見矣乃於勿求於心不復論斷者上已說明不可矣此則見其僅可者亦不可也○志至氣次猶曰志爲第一要緊氣卽居其次故當持又當無暴也丑誤認語氣以志乃第一要緊氣特居其次故疑持志已足何又云無暴也孟子謂志氣緊相關連丑誤作大有等級故志壹動氣是輕撇語氣壹動志乃重捺語歸注無暴也蹶趨一喻氣之係乎心志者顯然無暴一語自宜然矣

箕聖說書

孟子二

十二

惡乎長節

以夫子告子並較欲求聖賢不動心異於勇士處耳上文只駁告子之謬未言夫子之長故有此問知言養氣劈分兩脈曰知言豈有不得於言者曰善養何得勿求於氣乎○善養浩然之氣夾入一吾字最妙天地以浩然之氣生人人人皆得一分浩然之氣所謂萬物一太極一物一太極也養則浩然可以自愉而正難於自言蓋數十年之周密工夫乃全此氣而欲一言以蔽之固已難也事事集義經幾多先難後獲工夫如下文所云者乃欲數言以括之抑又難也下兩其爲氣也正極力摸擬其

難言者言之耳。

其爲氣也二節

上其爲氣也是在人本來之氣其體段如是下其爲氣也是養成之後其用處如是既有此氣豈復動心○浩然之氣在天地者本至大至剛而塞乎天地之間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也何以見之試觀春溫秋肅節序一變率土皆同未有或溫或不溫或肅或不肅者可見至大當其溫不能屈撓之使肅當其肅不能屈撓之使溫可見至剛上天下地若大世界雖至幽至密之處無不周者可見塞乎天地之間吾人浩然之氣周萬境制萬事

笈聖說書

孟子二

十三

者正復如之蓋天以此浩然者生人人卽秉此浩然者以生譬諸子孫面貌神情必肖祖父所謂所由以生也若然則人人皆有此浩然充塞天地之氣而皆不能然者無以養而生之有以害而稿之耳直謂順理以全其本然下集義是也無害謂不以私智小慧擾其本然下襲取助長是也此直養之法全憑義作主一事合義一事理直氣壯萬事合義萬事理直氣壯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告子外義自不能集不能集自無所生只得勿求於氣以使心不動耳○義以生氣氣卽配義以所生赴其所由生自成一家矣道是現成事物人所當行者然無浩然之氣則

退怯不能做如殺身成仁有是氣者也求生害仁無是餒者也
必有事焉節

必以集義爲事而勿期其效卽魯論先難後獲之義合兩層工夫則氣自生蓋人止一心耳惟能勿正則十分心力皆專注集義故能生氣若一心集義一心又求效則爲求效分去一半心力矣故戒以勿正也但集義而氣猶或不生則求效之心愈殷故又戒以勿忘正如魯論又敬不違之義仍是必有事而勿正也不到得自然得之萬不可作而致之不集義而助長如不芸苗而掘苗芸則長有遲速究歸於長助若立見功效實轉瞬卽

貧聖說書

孟子二

十四

稿矣蓋義爲氣之根讀至是集義所生者旨趣愈明

知言節

說書家每謂養氣難知言易此就句論句之見也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聖道不明處士橫議揚之爲我墨之兼愛蘇張之縱橫鄒衍之大九州荀卿之人性惡莊子之培擊聖人而尊崇太上皆時君所尸祝奉之者孟子而加齊卿相必須掃盡浮雲方現出青天白日則知言關係豈小哉四其所字源遠流長四知字卽顯見隱豈是易事况談淫邪道合之一套事分之則衆口聳聳各有其所蔽所陷所離所窮不能知其

源之歧流之害雖氣配道義而此種種如何發付生心四句四其字指世主說汰邪說而格君心正在此矣恐人小看知言故說聖人復起二句耳然以聖人而不易孟子之言遂以之爲聖人則又非也

宰我子貢至末節

願學孔子後半章主句於孔子方爲願學乃以孔子不居者使孟子居之乎且願學者止在孔子乃以不能媿孔子者使孟子媿之乎蓋高望遠志固在生民未有之人也○孔子辭聖不能辭學誨不能辭學誨卽不能辭仁智卽不能辭聖何者人以學

箕野說書

孟子二

十五

益智子以智爲學也故不厭人以誨廣仁子以仁施誨也故不倦是孔子之智仁在學誨之先而不厭倦卽其明證所謂生知安行也故曰聖○始舍是句意中有願學孔子不同道句是支吾語伯夷伊尹何如言不肯比諸子始可比夷尹否孟子卻作誤會語意就二子不同支吾亦以其先有成見不能隨時處中因不知不覺流露隨時處中之仕止久速來而以願學黜睛不爲諸子不爲夷尹至此結局○非其君二句其字嚴甚不字決甚內有伯夷全身在何事二句事卽是君使卽是民所謂有我在天下何敢有越厥志也內有伊尹全身在可以仕則仕四

句未可之前無擬議一見其可無遲回四則字分看鐵板不移
合看轉環無滯○所以同易說所以異難說異字須有證據則
以生民未有爲證據生民未有須有證據則以三子之言爲證
據三子之言何以見得足爲證據則以智足知聖汙不至阿爲
證據全是憑空結撰之文○賢於堯舜抹殺祖述堯舜不得蓋
上古之道至二帝而聚萬世之道自二帝而開然羲軒巢燧導
其先二帝特總其全至孔子則墜緒茫茫旁搜遠紹終使二帝
之道昭明於天下較二帝之上有所承者賢矣且有禹稷益契
爲之佐二帝乃集其成至孔子則學無常師游夏莫贊終使二

箕野說書

孟子二

十六

帝之道昭明於後世較二帝之下有所助者賢矣精微具於六
經而二帝之危微精一不泯於簡編心法傳之諸子而百代之
苗繇共驩不淆夫名教不失題面且不抹倒堯舜庶爲得之蓋
賢字實際原非後人所能見如此則不落語病難究宰我意果
如此否也○子貢未見百王何以知孔子爲生民未有然見禮
聞樂知其德政卽見百世之王可決生民未有矣此種實際智
足知聖者乃能言之後學止說成依樣葫蘆足矣然明眼人拈
一後字却是文家生波出色處○有子分明說生民莫盛於孔
子卻先以豈惟民哉四字撇開聖人麟鳳山海壙壘萬物莫不

皆然借賓見主聖人於民一拍便醒卻不意仍是襯托蓋出民之類凡聖皆然而拔聖之萃孔子獨至如此寫未有盛意反復淋漓○兩自生民以來句最應著眼願學一語非此不徹

以力假仁章

戰國之君人心中有一霸字不知有仁字是未思霸亦離不得仁而非大國並不足假仁夫同一假仁也而有能假不能假之分若能行仁則無患其小何有於大乎况七雄地醜德齊並無大國非若春秋時桓文莊穆翹出於羣侯之上宋襄不能成霸卽是確證行仁則其服在心不藉權位况兼有權位乎孔子

箕聖說書

孟子二

十七

句不但爲誠服作式樣乃爲仁者無小王不待大加一倍逼拶

仁則樂章

戰國之君無不辱者亦無不思樂者不知二者皆由自取仁不仁是也况孟子講仁皆時君所能行苟推而極之卽孔子所謂知道亦不外是自求福自作孽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其如聞者充耳何也鳥之迨天人之及時其爲後計真百倍精神般樂怠傲但狃目前遂百事弛怠兩自字畫出圓光下引詩書特點睛耳○大國必畏決詞也或敢侮予不敢決之詞也惟安樂中恆懷惕勵故世宙內莫與頡頏

尊賢使能章

現現成成一副王政一行卽效現現成成一副王業一求卽得
乃孰視無覩真大惑不解○信能行三字字字著力不可以虛
飾不可以名市○市廛之廛在公宮後一區農爲本業商爲末
業然懋遷有無少不得商先王抑揚之權寓於制法輕重之中
逐末多則廛以小抑之逐末少則法以平治之未嘗征其貨也
此治商非計其利時並用之故云云○民廛在公宮左右六區
中卽民居也戰國時民廛皆出夫里之布按周禮民無職事者
罰之出一夫百畝之稅宅不毛者罰之出二十五家之布懲游
惰也居廛之民非游手也一無字快若決癰

管子說書

孟子二

十一

人皆有章

有心卽達於政有政卽保四海人皆有此心而自棄之人皆可
布政而坐諉焉充不充較然利害兩歧末二句令人汗下○人
非不願保四海不能行仁政也人非不願行仁政不知有仁心
也故用仁見指點之而以三非也反兜之令人自認又用四皆
有類舉之而以四非人反兜之令人自承夫謂人皆有仁義禮
智或不自承認謂人皆有四端則無能自掩而因端卽可竟委
所謂知充能充也是有不忍人之心卽具保四海之心以天開

人以入用天而王道成矣人無志於王則已矣抑無畏於亡則已矣若猶欲保四海而懼不足事父母乃自棄而坐誘者何也

矢人章

世人習不仁以爲常不可救藥矣止有一線生機可借以激發之曰恥爲役而已矣孟子欲借其恥以誘之於仁卻先極力斥其不仁必不能免恥以奪爲予如恥之其轉軸也前指其不仁之由末指其爲仁之方○循仁里仁算不得仁者而甘心爲不仁之術居不仁之里真算得不仁者稍有明機卽必擇仁術居仁里矣然則欲免恥者可不擇免恥之術而居之乎不智故不

箕黻說書

孟子二

十九

仁卽成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人當身全是役材非人故欲相役也然則存發皆學仁者全由恥心一激故末節是一章歸宿○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是乃仁術也

子路人告章

善爲元氣萬彙皆憑之以生善爲江海鱗介同育於其內不能分彼此也舜無人我之分正如此故曰與人同聞過則喜善矣猶有己之見存聞善則拜更善矣猶有人之見存舍己從人取人爲善則如動植同蕃茂於元氣之中水族同吐茹於江海之內矣至取人爲善助人爲善更有聯爲一體相輔而成之用故

曰莫大

夷惠章

百世師章流連慨慕謂百世下猶賴之與此章君子不由若兩歧者而非也蓋二聖本非平中之詣用以風世之頑懦鄙薄者正如醫家救大寒以桂附救大熱以芩連反勝參朮平中之味惟其偏至故奏效獨至也若隘與不恭則過偏之弊戒人不由正欲人師其清和耳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章

箕野說書

孟子二

二十

此孟子引時君以行道也道者何五畝之宅四段尊賢使能五段是也行前四段則老有所養壯有所資則一國之人和矣行後五段則鄰國之民仰若父母天下之人和矣立行立效可以操券而游士乃妄談天時地利明明背道而馳而時君篤信之以爲爭地爭城之要務在此故世主無不戰戰則必敗耳孟子非爲戰者籌畫利害乃卽時君所驚游士所談次第其緩急以引入得道失道之利害使專務人和也二不如較量詳明多助寡助推究詳盡有不戰見孟子本領戰必勝因所嗜而引進之也道字渾淪未說明以他章已詳言之也

將朝王章

朝王是尊君不就見是慢賢視朝使寡人得見直召賢矣不召者君不敢召也君不敢召者士不可召也孟子非不敬王而不欲成王召賢之過公孫丑孟仲景丑輩第知尊君反無以警王召賢之失合而觀之諸人敬王反是成就王以簡士慢賢孟子不赴召正是做悟王以尊德樂道若謂王以慢來孟子以慢往乃策士習氣豈孟子身分孔子辭孺悲以疾而使聞鼓瑟而歌之聲孟子辭齊王以疾而使知出吊東郭之事迹似簡而意殊厚惜門人不知此格心之非之妙用也

質野說書

孟子二

二十一

兼金章

兼金百鎰無處而餽也無處而餽者何貨之也貨之者何取之也孟子若受是受兼金百鎰而為賣身奴也戰國支持二百餘年全仗貨取當時之士耳此術獨不可以行於君子陳臻舉出宋薛以諷不受齊餽之非孟子卽就宋薛有處以證不受齊餽之是

平陸章

君諉民於臣君不任受過矣臣諉權於君臣不任受過矣各不任受過而民之轉散已久矣責以不反諸其人臣不得不任受

罪矣告以孔距心之言君不得不任受罪矣各任受罪而民之轉散仍多矣何者承罪而不問改政直以任認罪爲拒諫孟子之術窮矣

出
蜚電章

孟子言於王者不遺餘力矣王皆不從乃望之蜚電乎蓋欲局外者與局內者同諫或可轉移於萬一非責備蜚電也時人錯會爲責備蜚電而不自責不知孟子固處局外者也此章了義如此

爲卿章

實聖說書

孟子二

三三

王使二字是眼目孟子遠驩王使與同事明明與孟子以不得簡驩之勢若與言行事卽入其術中矣旣或治之予何言哉旣見不與共事仍非簡驩○此章路字是波趣處齊滕之路行人千萬雖同一途各不相謀不必問路中人爲君子小人也以路人自處卽以路人處驩若與言行事皆非路人矣然則如輔行出弔者何曰夫旣或治之也

止羸章

木美有何疑問或時有薄葬之風故乎上引古王之制內究人子之心旣非分所不得爲又爲力之所能爲曰悅曰悅人心之

盡有同然矣財本與天下相流通不得專諸一己而葬爲誠信無悔之事寧當薄於二人於此而儉是爲天下儉其親也至言定論可作一篇闢墨論讀○觀美二字可以生波

沈同章

以其私三字是眼目燕爲可伐之國齊非伐燕之君二語鐵板註腳故就燕論則人亦可殺之說也就齊伐燕論則以燕伐燕之說也燕可伐與一問句中無齊字以下奇文從此瀾翻

燕人畔章

一慙字是齊王足用爲善之機一解字則十日之寒斧斤之伐

箕聖說書

孟子二

三三

牛羊之牧也賈開口引周公作泰山壓頂之勢豈知齊燕非有兄弟之親必有畔離報復之事賈不能解王之過明矣順之又爲之辭賈更無以自解其過矣

致爲臣章

欲富二字一章眼目然二字須拆看齊王有大欲孟子亦有大欲王之欲在闢地朝鄰泄中撫外孟子之欲在用王以安齊用齊以安天下乃不用其言徒富其身是王之待孟子者徒曰富之耳孟子之去在此而王之所以留之者仍不外此是視孟子之欲在富也是以登壘斷之故智待孟子也時子惡知其不可

者有如此哉末句一始字冷甚世上種種流弊皆追咎始之之人受征者始自賤丈夫爲卿不用又使子弟者始自子叔疑既致爲臣仍爲富留者世將謂始自孟子矣可乎不可乎○後文仕不受祿句是此章暗中主宰仕而爲臣不受十萬則欲不在富今致爲臣若戀萬鍾則欲仍在富齊王始終不知孟子之欲也而讀此章者亦最患不知孟子之欲遂僅依文訓詁

留行章

不應而隱几絕客也然由客先絕孟子何也欲爲王留行句與沈同以其私問句同一闕捩蓋爲王留行則素不能以敬賢之實墅說書
孟子二
義尊王也可知今非奉王命以致敬賢之義也又可知此卽爲長者慮不及子思處客絕在先孟子絕在後末二句一敲醒

尹十章

古人皆以盛德居尊位故權與道合孔孟無尺寸一民之藉故權與道分求一可用者用之權道乃合然王先不以孟子爲可用孟子無由用王而權道仍分矣王猶足用爲善孟子用王也王如用予王用孟子也王不用矣孟子猶望其用此爲天下算計非止一身進退出處之事所關者大尹士今日乃知故曰小

路問章

不怨尤真是不怨尤不豫真是不豫然非爲一身之不得於天人而不豫乃爲五百之運不驗萬姓之困莫拯而不豫與不怨不尤是二事不可合論也此意從路字生情起波自妙○天欲平治則無不豫見不豫全爲天下末節語開神合

居休章

見於崇卽有去志宿於晝猶望用予顯然兩歧且去則去耳而爲此不受祿之仕何也蓋孟子救世之心殷矣而於齟齬求合又難矣齊王大段可取而習氣深錮皆於一見決之其仕也將

簞駟說書

孟子二

三五

節取之也其不受祿也恐其節取者終錮於習也明明降心相從請嘗試之耳古無仕不受祿之道以古人所遇未嘗有此等情勢耳不然則尹士所謂不明干澤者能不居其一乎

不怨尤真是不怨尤不豫真是不豫然非爲一身之不得於天

人而不豫乃爲五百之運不驗萬姓之困莫拯而不豫與不怨

不尤是二事不可合論也此意從路字生情起波自妙○天欲

平治則無不豫見不豫全爲天下末節語開神合

淵問章

實墅說書孟子卷之三

文安淑起陳震者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章

孟子所遇時君惟滕文可與言但國小而偏恐不待到五年七年卽遭殘破故與齊梁言者皆治其標而此反治其本者一則方爲世子可於根本上用工夫一則求見孟子具有向上志氣故道性善稱堯舜欲與徹底澄清爲所當爲爲所能爲者耳天幸有成猶可轉強弱存亡之勢玩猶可爲善國一語則開手道性

實墅說書

孟子三

二六

善稱堯舜正是立定天德以求行王道乃不負世子一副好素質明明一劑瞑眩很藥叫世子努力吃下不如此不足以瘳疾是孟子醫國手段苟曰不然試思滕之爲滕教世子從何處下手○諸葛云討賊亦亡不討亦亡與其坐以待亡無寧討之正同此意

滕定公章

與上章義同不問在外者爲何如但求在我者當何如世子曰是誠在我已承當去矣可謂曰知弔者大悅已明明爲之兆矣旋就滅亡孟子非不料之試思不如孟子所言更從何處下手

問爲國章

民事一語如晴空雷震上對爲國下含教養不可緩從緩字生出當時爲國務在富強誰念民事縱或念到亦以爲可緩孟子期文公爲仁人爲賢君故以一語致其決教是歸著養是過脈然論時勢則養爲尤亟故陳無恆心者一敗不支愈見無恆產乃坐視其敗文公有爲善之資恐其狃於時習故罔民不可爲爲仁必不富皆條痕擱血之語

夏后氏節

養民之產詳於三代行王政是鐵板不移道理然無鐵板不移

箕野說書

孟子三

三七

之王政也實皆什一此其不可改者若變貢爲助變助而徹孟子又欲變徹行助而兼用貢及圭田餘夫等皆師古而通古處師古者無愆通古者無弊所謂潤澤已見一斑聖賢應世如此

龍子節

所譏乃夏末流弊執泥而不變通者然畢竟立法稍偏故流弊斯極此節只取莫善於助一語爲告滕用助張本而以貢之不善作襯耳非詬夏氏也後文雖周亦助可見孟子勸滕行助此皆是潤澤處

世祿節

世祿民產相爲表裏既行世祿胡無民產此節以撇爲跌逼向制產去也然滕之世祿必慢其經界之後上可多取而下不均分者故下云必自經界始

雨公田節

商之行助公田私田各得其所出之分數同井九區所獲固有
多寡之不同特於公田之耕芸收穫八家共力以助之耳雖周
亦助則耕芸收穫八家共治九區之田豈不是助特至秋成後
均分爲九故曰徹耳如此乃得分明○上代下治下代上耕助
徹之名變而此義固不變故曰亦助○公劉當夏殷之際其治
爾已徹田爲糧可見聖賢無泥古之法

箕聖說書

孟子三

三

設爲節

此乃爲國結煞滕之救死不贍奚暇及此然不做到此處只是
半截事業故制產雖是要著而必言及於此此固國事民事均
不可緩者○倫本具於人親亦生於人一明卽親可見倫是天
倫親是天心一爲利導叔季頓見皇初故曰聖人參天地

王者師二節

王者師是實話力行新國亦是實話非兩歧也孟子蓋合理與
勢而言之理則行仁必王而滕之勢太微歷年多乃可新國不

然則謹守古法以告後人耳是爲師新國均在兩可也若告齊梁則曰不王未之有以理可憑勢又可據也

仁政必自經界始乃上下數百年權衡得失之由綜計治理之要乃有此斬釘截鐵語仁政項爲國經界項民事上文只說仁政當制產荷界不經則有產者仍分苦樂慢其經界指出病根拔去病根確是始事莫謂分田制祿便是王政也觀其問井地是但求制度而未知有妨制度者在也

夫滕壤地四節
箕豎說書
孟子三
二九

仍是申明經界當正也滕有世祿而無民產縱告以方里而井之制而慢其經界必不能井九百畝若將方里中間兩縱兩橫各移向外則公田必不止百畝四旁民田必不足百畝四隅民田必更少矣是謂經界不正是謂慢其經界雖有井田之法仍厚君子而薄小人此言有君子小人者言不可使君子有養小人無養也○九一而助是正法什一使自賦是於奇零不可井授者有以通其窮而均其利又於世祿外厚以圭田於恆產外厚及餘夫皆是潤澤處特其細處不能徧指故末節諄復之

死徙節

鄉田同井句亦承上亦起下親睦句見養之終卽教之始也

方里節

經界法分田法治田法數語了了後人繪圖貼說無此詳贍

末節

班爵祿章曰嘗聞其略此章曰此其大略無此大略將何適從
泥此大略卽同守株故潤澤是師古透頂心法聖王三代相繼
不能不變通以適其時諸侯世守爾典不能不增減以合於勢
皆無膠柱鼓瑟者也則在君與子矣已將爲師新國千斤之任
付在文公畢戰肩上也

箕野說書

孟子三

三十一

神農章

神農教稼爲市二事見於易繫然作耒耜矣未聞親耕制交易
矣未聞齊物且唐虞以前旣刪無書安有古帝之言流傳戰國
其有之者其爲之者耳旣爲其言並見於行摶屨織席隱見不
厲人以自養乃可責滕君之厲民自養不思說一易字卽解卻
厲字雖滕君亦何莫不如是耶何者交易之法乃宇宙中種種
人事所賴以通融不匱者也不特士農工商以所有易所無卽
君代民治民代君耕亦是交易到盡頭處若必自耕而後食之
許子且不能以耕而兼營百務滕君豈能以治而兼治畝畝乎

若使人君必從許子之道以治國否且爲厲則許子一身所用皆從厲中來者矣若有以易之卽非厲則以勞心易勞力正是通義通也者合君民上下士農工商無能外之者也何獨滕君不耕卽爲厲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語如呼寐振聾大人固不當耕且不暇耕雖欲耕而不得歷舉列聖皆神農以後之人許子或不屑道然其人其事固應爲陳良之徒所習聞所謂因其明而通之卽揭其蔽而豁之也堯之爲君君哉舜也明聽大人之事暗斥許子之道及未聞道也句倍師似另爲一支然卽從盡棄其學而學焉句來卽闢許行兼闢陳相以神農之

道易後聖之法止謂上古淳中古僞耳不知正是相率而爲僞者也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未聞道又曰從許子之道隱斥孟子治國家之道不如許子而欲出其道以治滕耳末一句直窺其心而鑷絕之如神龍掉尾○闢厲民是第一段闢並耕是第二段闢變師傳是第三段闢市賈是第四段段段皆有束鎖○戰國處士橫議豈惟楊墨且楊墨初時止一人和者漸多遂半天下爲神農言止一許行在楚已有數千徒至滕又有相辛孟子闢之世無其學矣燄燄不絕炎炎若何涓涓不絕將爲江河此見孟子拔本塞源大本領

墨者章

孟子闢墨實因夷子之心以闢之夷子厚葬一念動於天而不
容已殊非愛無差等初心一見再見正是迷悟交關撤其豐蔀
發其天良故如石投水○若保赤子一語援儒入墨卽推墨附
儒其曰愛無差等因錯會康誥耳彼有取爾三句解明書旨使
知援非所援附無可附親兄子如鄰子當頭一喝使之反諸本
心爽然自失然後斥其誤解書言則一本二本一點卽醒但此
只破夷子之迷而未出夷子於墨也上世一節因其厚葬以發
其天心則葬親之厚歧乎墨實動以天也至此愛無差等一語
箕野說書

孟子三

三五

冰消雪釋故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章

士君子處世只一直道耳直己乃可直人苟欲直人卻先枉己
是失直人之具徒貽枉己之羞直尋直尺均不可得只落得一
個枉己耳○孟子羞言霸世主不喜王見則必枉不枉則必不
見此章言外主持如此識此乃不依文訓義

公孫衍章

古者冠禮將責以成人之道成人者末節所言是也非若命於

母者止一順字也儀衍如狐假虎威使其無虎狐無伎倆矣試
莊誦末節乃知大丈夫在此較以順爲正者直不成丈夫耳遑
曰大乎○不曰仁義禮而曰廣居正位大道可見仁之外亦有
可居而不若包涵萬有左宜右有之爲廣也禮之外亦自有位
而不若秩敘自天履中蹈和之至正也義之外亦自有道而不
若率由周行蕩平會歸之爲大也每句冠以天下之三字可見
上天下地古往今來只是些子道理無能歧出者然則居之立
之行之非具十分識力不能慎始而敬終與民由之是天下一
家器量且與字中有多少設施教訓作新振德工夫在內不得
箕野說書

孟子二

三十三

志句更見離開民物更有所以爲我者何必依傍諸侯王枉己
而求直人順人而求行己乎○聖賢以權自予而世勢遂無權
富貴三項原是淫人移人屈人之物而一當大丈夫立紉其能
譬之松柏不彫於雪霜金玉不蝕於糞土聖人所謂不磷不淄
者似之此之謂卽大書特書之筆彼哉彼哉焉得語於斯乎

周書章

書意重在難仕卻層層用援引反逗以逼到難仕何也句末
知不由其道入皆賤之君子難仕只求免一賤字耳時人以資
緣倖進爲有才猶幸知鑽穴踰墻爲無恥末就世人所明醒其

所昧一類字令人通身汗下

彭更章

宇宙中止恃交易二字聯絡各色人成一片農有粟女有布士女之交易也上代下治下代上耕君民之交易也推之百工莫不皆然抱道者傳食養賢者望治孟子並非素餐何以爲泰○於此有人何最重此何時乎人何人乎上下古今全賴此人以孝弟爲守待直是一髮繫千鈞真當得起一個有字遇則功著於時否則道垂於後區區傳食何足齒及回視紛紛功利者焉能爲有哉

箕豐說書

孟子三

三四

宋小國章

將行王政而齊楚伐之苟行王政齊楚何畏焉大旨如此開口卽說湯武已含末節於言下東征西怨之情元黃壺漿之迎望以爲君其象如此齊楚不足畏以此苟行句一撥將湯武時情事拍到宋王身上乃文字跳脫空靈之妙○苟者設也誠也築宋豈行王政者孟子自論其理勢耳

戴不勝章

一薛居州一字可歎則以一居州而善王者亦可歎矣

不見諸侯章

不爲臣不見是主意迫斯可見不迫何可往見先豈得不見不先卽可不見語開神合與曾子子路所譏正是一路話

戴盈之章

今茲來年二語身當者有許多艱難煩苦在內然當不起不義二字則不論難易知之卽當速已將攘字換他征字最切最警

好辨章

世人眼小如椒見爲一身一家之謀者則推爲守分見爲一國一世之謀者則斥爲好大况見上承千古下開萬年之入之事則驚且惑焉茫不知其意欲何爲則泥其跡以爲好辨天下之

箕壁說書

孟子三

三十五

生二句眼大如箕聲巨若雷由亂而治非得人不爲功是大禹豈好治水周公豈好兼驅至孔子冒罪我之嫌更非好成春秋也蓋爲一世之謀者當爲一世莫平成爲百世之謀者當爲百世判人禽孟子當橫議之世真不得已矣况禹周猶秉君相之權孔子則事筆削之法已較古人爲難然猶託南面之權也至孟子則愈難矣以一人辨之猶恐口衆而我寡故欲合天下之言以距楊墨以一辨字爭人道之危微豈曰好之哉。孔孟以筆舌存世由全從兩懼字見精神但孔子懼而作春秋猶如出門殺賊孟子懼而閑先聖之道則如閉門拒盜所以爲力愈難

也况亂賊無君父易見楊墨無君父難見人人共講學術人人
竄入禽獸真爲生民來一大亂孟子直與禹周孔同功承三聖
句是從天下之生久矣句求非止救一時也。暴君代作包括
夏桀在內與夏孔甲商武乙類視之不登桀於大亂之數故曰
殺湯之功。作春秋以誅亂賊非但誅趙盾許止也其人已死
懼者誰乎爲萬世無父無君者立出榜樣故曰懼後人通鑑綱
目二書於篡奪禪授必大書之實祖乎此。賞罰天子之事而
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跡類僭越故曰罪我然託於魯史而
魯周公之國也雖曰孔子作之實以南面之權予家相矣周公
箕野說書

孟子三

三六

可負辰以朝諸侯則孔子之託魯史猶周公之成德代孺子王
制禮作樂大道昭明也故曰知我。亂賊豈是小事然害在人
身天下言歸楊墨害在人心矣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生
民絕續爭此關頭矣

陳仲子章

仲子自是當時絕無僅有之人然非廉字中登峰造極之人何
者以其所操者不可充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仲
子之艱苦卓絕力量似無不可充然辟兄離母已無本矣於孝
弟外講求廉節於母兄居食外講求可居可食無一而可也爲

蚓而後可不蚓則不能充其操也故君子大居正○蚓不謀居
上與下皆可居蚓不求食飲壤與泉卽其食飲上下壤泉無夷
距之分也苟物物究所從來則爲夷爲距雖有以易之亦難追
究獨於兄之居食而究之乎○伯夷居海濱辟紂也其食薇蕨
辟周也非不義中子而甘艱苦也仲子因辟兄離母以成此艱
苦此不可充之操世乃指其不可充者而廉之乎

箕豐說書

孟子三

三七



此書之旨... 箕豐說書... 孟子三... 三七... 此書之旨... 箕豐說書... 孟子三... 三七... 此書之旨... 箕豐說書... 孟子三... 三七...

箕野說書孟子卷之四

文安淑起陳震著

益津小門生盛符陳絨麟校刊
姪曾孫少韓淑潮

離婁章句上

離婁章

世主皆有致王之資然又已成喪無日之勢孟子惜其以仁心仁聞而泄泄沓沓甘於處堂以成胥溺故告以師古以用其長而警以播惡以救其敗兩路夾逼以破愚醒寐○仁心虛也虛則無薄仁政實也實則可據以虛循實多少便宜譬之小兒照影格寫字其規格便盡看得所謂賢者神明吾意不賢者謹守箕野說書

孟子四

三十一

吾法也大抵仁覆天下是先王之心而有政足以達其心且使後世有仁心者皆可以因此達之猶之制出規矩準繩律呂既自範以絕世之明之巧之聰於不勞而盡其神即範百世之稍明稍巧稍聰者皆有藉以奏其技使凡以虛運者皆有實而可循而百爲起焉則仁覆天下之政可知矣仁政者於上爲道揆於下爲法守於朝爲道於工爲度於君子爲義於小人爲刑於上爲禮於下爲學試一率由之天下事事物物若網在綱豈非仁覆豈非仁君不然者百爲俱廢矣在高位者止有播其惡耳城郭四項世主所亟亟務之者而曰無之非國之菑害亦以不

行仁政者較之猶非喪無日者耳臨深淵履薄冰而君不知做
臣不知救泄泄字畫出舉朝荒怠矣言則非先王之道誰爲責
難陳善閉邪者則坐以待斃耳然而對滕世子且曰猶可以爲
善國何況七雄世主不求王則已也抑不畏亡則已也不然是
坐失立行立效之機而狃於將喪未喪之勢也此孟子之婆心
也

規矩章

人主總被中立二字誤死試思彈丸於空中有力則上力盡則
下豈能中立時君法古則可爲堯舜鑿後則重見幽厲耳仁與

箕野說書

孟子四

三十九

不仁而已矣能中立乎○不用規矩亦成方員而非其至不到
至處卽不成方員不到堯舜卽不成君臣故下一法字法也者
人非堯舜而所以事使者固堯舜事君使民之道也法堯舜容
有不至然固上達也學幽厲斷無不至則爲下流矣是謂道二

三代章

三代得失其誰不知以仁以不仁呼寐使醒仁是時君反面打
斷其妄想不仁乃其樂此不疲處提醒其瞿願歷指不仁不能
自保見有無能倖免之人而不生瞿願者樂之而忘所惡也惡
醉強酒一喻笑之耶哭之耶

愛人章

投桃不報李不報者過也然或所投非桃或一投卽止我不自
盡先與人無聯絡處小人求諸人君子求諸己求也者無事不
然無時不然並不計人止有自盡則其身正矣正字妙想見處
人接物全體醇懿歸字尤妙不但親洽敬矣配命且由自求况
待人乎要之止是論自盡非論處人配者相稱也受一邑一官
之命猶曰報稱况天命乎配命卽是多福能配止由自求成王
於天地民物之事無不調停安頓停安是曰相稱一念少疏卽
是不永言卽怠於自求卽與天命不相稱周公直將文之緝熙
箕聖說書

孟子四

四十

武之執競全付在成王肩上孟子又將古今膺命凝命重任望
世主上肩也紙上餘音至今未寂。命錫於天君不得自主自
求由我君無不可自盡

恆言章

人於聖經賢傳皆囫圇吞棗故於恆言亦然試一嚼破乃知平
列之言皆有本在並所未曾列出者亦可推出所本家之本在
身一語修齊交關中間一切反求自盡順事恕施等意包括盡
矣卻只引而不發令吃棗者尋繹滋味

巨室章

恆言章逆推此章順推一反一覆之詞也爲政卽是德教故不得罪巨室也世臣於國家典制先君經綸無不洞悉黼座得失皆係興衰小節醇疵亦關隆替望君以繩武紹休者甚深苟有差謬卽不愜於心卽爲得罪爲政者必蹈規協矩中節合度乃爲不得罪不得罪卽是慕國與天下同此心理耳旣乎心理之同自協遠近之願德教之洋溢職此故也然止引而不發未言其所以然註謂與上章同意一語發覆

天下有道章

箕野說書

孟子四

四十一

賢德以大小相役理也强大以弱小爲役勢也人有道則天下有道而天卽爲循理之天人無道則天下無道而天卽爲隨勢之天是天之有道無道轉出乎人而人之順逆存亡卽任乎天今也欲無敵而不以仁則天爲任勢之天矣乃反其一成之勢而不受命卽自絕於天也苟欲無敵而師文王則立成有道之天下而天卽爲任理之天矣首二節言君當受命正爲師大國而不師文王者言耳人事一轉天道立變恥之卽其轉軸處卽前章自求禍福之旨而激昂言之苟勢不足以相衡而又不以理自勝則執熱而不以濯也引詩作結字字爲逆天者歎息爲師文王者期望

不仁者可與言章

易曰雷以動之孟子告時君不啻落雷而無恐懼修省者可與言哉已確鑿結煞矣復引孺子之歌者對不可與言之人與之爲不言之言此婆心難自己也蓋不仁者當沈迷酣適中與之正言必如充耳無意中旁引曲徵或忽然有悟亦是人情肉白骨而嘔枯瘠聊盡吾心以冀萬一耳故自侮自毀自伐自孽仍是執不可與言者而與之言○兩可以字非人爲政實水爲政也兩斯字水若相招人自赴招也入自字乃醒且孟子蓋不欲

管墅說書

孟子四

四十二

立刻可王棄而不顧日入於溺樂此不疲七君原皆如此此章合併說來重利引於前重憂迫於後而衰如充耳孟子蓋不勝拔劍逐蒼蠅著屐踏雞子之恨矣○得天下有道非方板語乃靈活語失心失民卽失天下而反其所以失者卽其所以得也爾也二字大妙言無多些子不舉誠正修齊迫他上刀山劍樹也故告齊梁止舉五畝之宅四段泛論止舉尊賢使能五段卽此義○他章只說王政此更添出歐民一段更十分趁勢世主不知故止有及溺耳六國破滅固及溺矣秦十四年而亡獨非溺乎一胥字可歎

自暴章

暴棄皆人所加於我者也奪其衽席投諸水火必恨其暴我理亂不問安危不恤必恨其棄我設暴棄我者無事不然無時不然愈進愈深有加無已其恨何如乃以人之暴棄我者而時時自用之事事自用之由淺而深有加無已是謂自暴自棄者曠安宅舍正路是也自暴者悻悻自棄者泄泄旁觀者慄慄矣一曠一舍將終身由之矣於此而與有言與有爲可乎不可乎止有哀其自入死港耳

道在爾章

實墅說書

孟子四

四三

在爾在易大聲疾呼而求諸遠難令人且悶且歎矣末句而字水到渠成愈見上二而字悖謬人人字妙人人則盡乎天下矣親長正人人家中所有親親長長亦人人可以自勉而求諸遠且難乎孟子生於戰國是第一苦人。周道如砥言平也凡俎均平亦言平也有一黍凸凹則不平人人親親長長卽天下無不親親長長者矣故曰平某說大學卽持此說

在下位章

全是中庸原文止以思誠換誠之字遂使人有著手處念茲釋茲名言茲允出茲由淺而深由細而巨由偏而全由生而熟而

誠至矣誠至無不動一語拍醒不誠未有能動者一語授透

二老章

行文政必王孟子信得及天下信不及故從二老歸來說起
乃爲末節出力也就養因文善養老故曰養民以致賢父歸而
子焉往故曰養賢以致民求乃一落千丈強。大老爲天下之
父奇文也囟圖吞去非笑話乎曾弗人先生曰清明之世則需
慈父穢濁之時則需嚴父伯夷者塗炭之嚴君也天下有道父
須養子天下無道父須救子太公者水火之民牧也天下之父
四字乃透下曰其子焉往乃非鴟突語若說成二老者大老也
箕豎說書

孟子四

四十四

上下文皆通不去故看書須字字嚼破

求也章

善戰者是當時第一等人物乃曰服上刑憑何律例以斷斯獄
乎引孔子鳴鼓句作定盤星見損下益上聖人所棄則殺人以
快人主之欲可按次加至無可加處矣試問殺人者死至率土
地而食人肉渠一死豈能抵數十百萬人之死無憲可加第曰
服上刑耳次又次非言遞降正言不可解免並第二三等人物
亦入憲典以一著皆戰資也此孟子秉戰國之臬也。一率字
孟子潛然泣下率者循也土地接連無窮則食人肉卽接連無

窮至秦畢六王是卒之盡頭處

存乎人章

曰存對不存者而言也心則放矣耳目則爲物交而引矣誰爲存者曰良對不良者而言也色可莊矣聲音笑貌可以僞爲矣誰爲良者其不存也爲無良者也其不存於無良者爲有掩其惡者也夫以形用者可掩以神運者不可掩由人爲者可掩由天動者不可掩故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蓋瞭焉眊焉成此者非一朝夕之故掩之者非智力所及也聽言是千古觀人法孟子不能廢之然不專恃之一也字緊拖入觀眸子去

箕野說書

孟子四

四十五

恭儉章

不侮不奪先爲恭儉立出程式惟恐不順已將恭儉裂盡邊幅觀其人則是觀其行則非於彼乎於此乎何以斷之斷其恭儉出於爲斷其爲恭儉出於聲音笑貌窮奸詰變矣豈可以哉四虛字晨鐘一振令時君爽然失瞿然悟也全力注此四字上

溘于髡章

夫子之不援句暗藏枉道欲手援天下句暗承枉道枉道二字二家皆未明說出特孟子知言一聞卽解溘于智士一點卽悟耳○有諸生謁禪僧僧初不爲禮俄有貴官至僧迎送恭謹生

詰之僧曰我敬他卻是不敬他不敬你卻是敬你生突起連掌其面曰初不打你正是打你今打你正是不打你此口頭禪耳然以詮此章恰妙孟子不援天下正是欲援淳于欲援天下反不能援何也不枉道則援天下之具在我苟有用者舉而措之一枉道已失援天下之具失已徇人只成空手耳正不可以援嫂例也淳于以援嫂逼出權也句則夫子不援乃暗譏不能權也然變授受之禮則嫂立可援若抹直枉之介則天下終不可援此孟子權到至精至密處策士不知反迂之爲守經末識達

權

箕野說書

孟子四

四十六

教子章

君子善守常而大居正不親教常也正也子賢不親教亦無傷不然亦終無損

守身事親章

守身事親似平實側禮曰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不能守身已視親所遺之身一錢不值又何以言事親試問親之志願子不失其身乎願子養我口體乎曾子曰三省身故引來作事親着式樣不然本之既戕末將妄附

格心章

適人間政正是陳善閉邪拾遺補闕之事朝廷不可一日無者
孟子以不足二字撇開令人駭然進觀一正君而國定乃見不
足二字之確蓋釜底抽薪遠勝揚湯止沸也○格字如格式之
格乃以死字作活字用也格心非一朝夕之功非一手足之力
顯而面折延諍微而旁引曲喻然而將順匡救隱而意喻色授
垂紳正笏之中典型凜焉則古稱先之下逸志悚焉其事半在
適間半在不適間方方正正以軌其心內心自不歧而出外心
自不參而入如木從繩如田授井如是則心正而君以正君正
而國以定回視適人間政者終不能至此地位故不足爲也三

箕野說書

孟子四

四十七

代後能之者誰乎○根本只在大人二字道高德厚藹如春溫
凜如秋肅雖有非心見睨日消矣故曰惟大人爲能

不虞章

義蘊只在二有字註修己論人二意爲孟子之言補髓

易其言章

人生不幸之事皆至幸之事責字是也得責之由在易其言易
言之故在無責易字有多少猥薄輕利苟一啟口而斥以不祥
一持論而譏爲不類責我者愈多易其言處自少豈非大幸若
無責者如何當得起侍君子而得瞽瞍隱之愆同此義

人之患章

一好字多少得意一患字多少疚心首二字頓斷令人揣摩不出
一在字直落在他得意處

從子敖二章

孟子心中有從子敖三字樂正子卻不知一連數問皆以微詞點逗令其醒悟樂正不知過故止就問爲答悟不到失其所從至勇於受過更爲害事是止誤認爲來見晚而終不覺失所從得言忘意將四問深意漠置之矣故開手大書特書先立出指南鍼○徒字妙入正子之罪以此一字出其罪亦以此一

箕野說書

孟子四

四八

字蓋無拔援之心故罪較輕而以舖啜故致類拔援故雖輕亦罪○子敖曰無齊臣何有樂正舖啜之者以其爲學古道者或欲藉正人以自贖耳樂正無拔援之心而甘受舖啜者亦或以學古道之人於理可受如傳食之非泰耳然則是學古之道不能致君澤民維風救世而之以之舖啜矣以字大妙水滸傳小說晁蓋欲斬揚雄石秀曰如何拿著梁山泊好漢名目去偷雞吃當從此句會出雋語

不孝章

開手二句乃爲猶告空中立案也不告而娶跡類不孝乃告則

不得娶反入於不孝之大者則不告不足言矣可與立未可與
權正好由此悟出

仁之實章

草木由華而成實道理則由實而發華聖人仁育義正彌綸宇
宙是多少道理其自親親而仁民而愛物直覺天下一家萬物
一體此仁之華也其自處已對人應事接物皆如畫圍碁格子
秩秩井井此義之華也華字不要小看正是經綸天下全副事
業然教人無處下手故指出兩實字人人皆可反求而得事親
只是愛仁覆天下亦是愛而非愛無差等也試思厥初生民如
箕野說書

孟子四

四九

禽獸然且無親之名誰告之曰此爾之親宜如何如何以事之
乎然而天性之發莫先於此亦莫親切如此仁之發越於一本
九族及民物者皆有所未知而其全體大用實胎胚於此乳哺
懷袖之中母痛則爲撫之母癢則爲搔之母呼號則爲噢咻之
不知不覺自然合節此知也真知也雖使去之而不能也故此
章智字說在事從之下禮樂之上大有至理也迨年漸長知覺
漸多儀文亦漸推而密極之尊富饗保天地明察皆由此推出
則一本發爲萬殊也而由發越之後回溯本根則由萬殊而求
一本乃知所謂實者正在此故曰事親是也義亦同仁而其理

略多一轉折從兄亦止是由一本之愛發而爲敬然以義制萬事不可曰以敬制萬事也義字畢竟當作宜字解其曰從兄爲敬者謂從兄乃事理之第一宜者耳義制萬事而從兄爲第一相宜之事則事事皆求到相宜處如從兄之出於天性不假強爲而義不可勝用故曰義之實從兄是也智者知此禮者節此樂者樂此斯二字指事從不指仁義禮智樂與仁義只是一片做出俱是彌綸天地之道理事業而三者之實固無多些子也○事親從兄之事經禮曲禮更僕不終皇古無此也其事且從者止因心作則耳後人不能見皇古矣然而叔季之世人人皆有皇古觀孩提之愛敬可信矣孩提愛敬不由教訓無待矯揉此知之萌蘖也此天性之知也苦於既長漸去之耳學者須知到弗去處如知食之慰飢衣之禦寒豈有去者此智之實卽禮樂之本也本立而道生則節文必極詳備乃將事從之天心發揮得盡和樂不覺勃發遂將事從之真意揚詡無餘兩是也字及樂則生矣則字直說得石人首肯令人信得及道在爾事在易也不然仁義禮智樂聖人由之終身不盡者令人何處下手做起乎直指本來此孟子之吐辭爲經也

起句奇絕折句峭絕此不得不順未底於豫時人見得舜盡事親之道而舜正愧其未盡也論瞽舜者止計其是非曲直忘卻父子二字卽識得父子二字仍計是非曲直舜止知父子故盡子之道以事父註所以稱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一語爲得舜心也惟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故人世無不當盡之子道天下乃曉然知父子非可論是非曲直之人故化此理旣明於天下故爲父子者定道何謂盡底豫卽盡未豫仍是未盡也舜之大智在合天下之智以爲智舜之大善在同天下之善以爲善而舜之大孝在化天下於孝以爲孝也

箕野說書

孟子四

五十一

離婁章句下

舜文章

論人理者據天而不據地理賦於人心如元氣溥於萬物無方隅無古今一也理一故揆一而得志亦無不一舜文不同處正是無不同處○大闕大合末節點睛

子產章

藉事立論○平則一了百當不平乃有悅之一法須知日不足是不平卽悅之而足亦是不平天有暑卽有寒地有夷卽有險正是天地平處爲政有仁卽有義有賞卽有罰正是平天地之

憾故開手從政字立指南針結以末節全爲末世立案

謂齊宣章

論似過激然正導引齊廷爲腹心手足之君臣爲服一問意中大不以爲然故末節索性與他打破

無罪章

殺字最慘故曰大辟曰極刑而仁君實制之曰生道殺民曰辟以止辟有罪加刑所以驅士民於善也無罪而殺二而字不任法而任意矣可以去徙是平心斟酌語不但思患預防見幾而作也

實野說書

孟子四

五十二

君仁章

影必隨形草必隨風不責諸人但求諸己種種道理俱在一句中

非禮章

果係禮義何以弗爲果非禮義何消說大人弗爲二之字最是纏繞世俗崇尚者多不經古今異宜者則不時或本屬禮義而衡諸事理較差一鍼或形似禮義而揆其精微未能允協千古賢人君子於此處差誤者不少弗爲二字確然毅然本領全在

大人字

中也章

中才地位最醇細不中不才初非庸碌皆有氣力有作爲而不
軌於正者賢者道高德厚能納諸軌物範圍曲成潛移默化非
一朝一夕之功故曰養如養病者然弱者扶之壯如養樹者然曲
者裁之直乃知不皆可棄者也棄之者一由任意氣而決然認
置一由不親愛而倦於規正故曰相去不能以寸

人有不爲章

巨細可引千鈞苟析爲萬縷且不能懸一磚力有所分故也然
此猶就可爲者言也世儘有涇渭判流薰蕕異臭士君子可不
管野說書

孟子四

五十三

言人章

言字只是口頭輕淨一流以人之不善爲談笑之具非有勸善
規過之心者悚以後患亦是爲下流人說話與論語放利章同
旨

不爲已甚章

適可而止事亦粗淺卻見聖人大中至正本領拈出爲過求其
當者下砭耳

大人者言章

二必字當與信果緊粘看是徑徑者身分則一不字便能化死局爲活局前人謂此二句當緊讀以注入義字不然不必信果不成說話此言固是然實由將四字看作囟圖句乃有病耳如僕云云本句不字中卽有義字意在矣不然專拈此二句作題目豈卽束手耶

大人者不章

某嘗夢想皇古渾渾噩噩而禮樂刑政皆其創制無不允協者以爲古大人萬理俱足於生初其創制則舉而措之耳不知人

箕野說書

孟子四

五十四

人皆有皇古也赤子時是矣人人皆見皇古之人也觀赤子而知矣一其字大妙人人可爲大人矣一失字大恨人人墮棄天之所以與我者矣一經指點令人喜又令人懼不。失字有多少存養保任擴充別裁工夫在及其彌綸宇宙非於赤子之心有增益也第不失焉耳。某嘗謂讀書人不是學聖賢或笑其狂讀此章益信辟如人有萬金之產止須守先世所遺足矣豈取人產爲我產乎但能者擴充萬金爲數十百萬我師其擴充之法以守之耳豈在我毫無資借漫云學孔孟耶此義須與自愛

者商之

養生章

禮記云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二語足盡當大事三字試思能勿悔者幾人此書正五夜鐘聲令人自盡其誠信也

深造章

欲自得是爲學本意深造以道是求自得工夫居安資深左右逢源是自得後受用末句故字結穴。道理之深無盡君子之造道亦無盡惟深故造卽以造副深深非探微索渺之謂眼前道理皆具有精蘊則粗者淺精者深也一生行習專者能著察則泛者淺專者深也而修爲之道行乎其中矣道是古人成規

貧聖說書

子孟子四

五十五

導之循之以範馳驅斯不憂泛駕步之趨之以軌牽由自不涉政途此句括格致全功曰居曰資曰取是自得者大受用故字乃一落千丈強也

博學章

道之取數至多故闡道之言至廣聖賢一言具有一理百家亦一書具有一理一件未學則道中缺此一件然反約之由全在詳說博學以聚之詳說以融之如元氣之普生萬彙知得物物皆元氣所生則至博者正是至約也一部僭論千萬道理止是一貫一篇鄉黨鉅細錯參止是時哉則博非徒博約非僅約一

語指破使人知君子細大不捐皆要體察到盡處非徒勞也將
自求歸宿有把握耳

服人章

以善服人欲王天下耳已勝以力服人者一籌矣然忘卻服非
心服也孟子因他知有善字則是大可用處故進之以養養者
如人之養子女調其穉撫其壯善其歸豈欲服之耶然白與父
母昭合無間此謂心服此卽天下一家氣象結語反說傲之深
矣

言無實章

箕聖說書

孟子四

五六

註後說爲勝言無實作一讀莠言自口豈是好事但此不祥猶
泛就言說未指無實之言爲何言也若就不祥而求其實則蔽
賢之言不祥甚矣賢爲天地之苞桑君相之旁求生民之待命
而藉言以蔽之其言之變黑亂白熒惑簧鼓必違之俾不通而
後已無論賢之終蔽與否第論其言已爲不祥之實矣叔孫毀
仲尼臧倉謗孟子可謂祥言哉

水哉章

孟子之論未必卽仲尼本旨卻切定徐子眞病聲聞過情笑如
來如正是雨集景象迥異由原達委發邇見遠景象矣恥其涸

也並恥其集集憑於虛不知所自來涸微於實頓失其所有多此一集多此一恥矣回想源泉混混四句於彼乎於此乎所取可決矣

異於禽獸章

首節言古人所未言字字句句分讀連讀令人汗下幾希非有物可名費百分氣力立腳未必其牢著一念依違此身遂及於溺由既溺後回想出人人物其界無多存之非易去之非難知異於禽獸者在此正須從至易至難處分別危微矢死不易故曰存之非止爲一己存卽爲天下存爲萬世存也不然舜禹湯質野說書

孟子四

五七

文武周孔孟豈自了漢乎。明察字就舜分上不說得著力由仁義行正如從心不踰矩孔子從心卽是從矩矩與心不分兩個舜所行卽是仁義亦不分兩個若行仁義則行與仁義爲二矣每謂存之之人有生安有學利亦有困勉合來皆是存之周公仲思孟子私淑可証也存之不止成己作春秋是也

禹惡章

聖人遇惡如遇毒螫雖微如蜂蠆亦必屏除見善如逢故物雖品非珍寶亦卽收錄不然盲酒善言在禹分上何大指益然一好一惡已足見禹全身矣孟子之友直以一毫端現出大千世

界。執中立賢說存之舉其大者矣。然玩一執字則無時無事不然也。玩無方字則隨人隨地皆周也。詭禹應於小中見大說湯宜於大中見密。忘其怙冒如天乃視民如傷忘其誕登于岸乃望道如未見生安地位困勉精神不必言存無不存矣。遠邇是就常人分上見得世忘亦是借常人心情指出聖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元氣無不貫舉二曜無不照臨兩不字直當合看。四事宜謂四王之事非但旨酒八項若株守八者豈有不合者乎。無眾寡無小大無不變而通之神而明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故周公亦可謂集大成爲天下存幾希不止一身劫箕野說書

孟子四

五十八

志也

迹熄章

王政之慶賞刑威二雅之美刺規誨春秋之予奪褒貶皆嚴幾希之辨使天下去乎禽而存乎人也。文武成康之迹如火之燎于原千里照曜迨至幽王薪不傳矣。然燄燄之攸灼雖絕而迹固未熄也。祭公伯陽父芮良夫諸人或傷今而思古或舉古以刺今王政雖不行於列服猶存於士大夫之歌詠矣。猶未冷可望復然未云熄也。東遷而降爲王風上不復有敘弗其絕之志下亦無仰望末光之心迹熄詩亡直舉天下皆去之矣。春秋繼

作所謂一人存之卽爲東周存之也作字直注其義二句事因
魯史不得云作若論其義則春秋至是始作義者何也卽王政
之慶賞刑威所以綱維世宙一雅之美刺規誨所以維持人心
之義也竊取一語知我罪我二意具在矣

私淑章

孔孟相去未至五世五世而斬者猶云五世乃斬實幸其未斬
而得私淑之詞也淑字大妙得聖人之道於幾希不去而存其
淑者大矣私字與上竊取意相似未說明爲天下存幾希然已
隱含此意思思孟子生平守仁義闢異端不以枉求直不可貨
簞聖說書

孟子四

五九

取虛拘而卒閑先聖之道而傳於後其淑也其存也非一髮繫
千鈞也乎

可以取章

道理若是倒在一邊者取之與之死之有何傷處耶惟有可以
無一層參雜應事者大費斟酌矣若徑取之與之死之是事體
界於兩可應事者反有心倒向一邊去矣此自矜其廉惠勇卽
是傷處也

逢蒙章

思天下惟羿爲愈己端人必無此一思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

夫子逢蒙豈有此不忍

西子章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聖賢似過於畏葸我日斯邁而月斯征聖賢似愛爲勤勞讀此章豁然大悟蓋人生無時不在可畏之中卽無事不在當勉之中轉移止係於俄頃美惡不可謂已成此孟子吃緊爲人處也

言性章

萬理皆出於性故言理者必言性而言性必當驗於故言故必當主於利世所以賴有智者也可惡乎哉惡者惡其反是耳

箕野說書

孟子四

六十

蓋性理茫茫高遠幾不足以名之而善言者止驗諸卑邇乍見入井怵惕頓生值彼蹴噉行乞不屑是卽故而利者也依此而言則仁義不可勝用何以鑿爲惟不求其故而復不已於言則負其能鑿之才以窮高極遠乃爲性豐其鄙耳孟子指之曰則故而已矣謂言性不必求於故之外也又曰故者以利爲本謂論故必當審其利者從之也雖若高遠難窮而反諸本心驗諸人情在在可見舉以爲言卽是行其所無事行其所無事者不待鑿也鑿則非利非利則非故非故則非性如是而言性也可不惡乎禹八年胼胝而曰行其所無事順其故之利者也故之

利者水性也水性云何就下而已矣疏濬排決豈不是鑿鑿以順其就下之故而已矣不然懷襄之世曾逆行矣曾汜濫矣是亦故也而豈故之利者哉苟指懷襄者爲故則故而非利者也苟指就下者爲故則故中之利者也智者蓋於水鑑擇故中之利者從之識得原本推其支流不自爲用而與物爲因才是大智故孟子以一故字明詔大號告之智者而以利字爲故字指出方向乃與末節苟求其故一語逗筭也智者惟不識故中有利而鑿以通之以爲窮極高遠之資豈知天高星辰遠亦與性理高遠同一茫茫而一求其故中之利者千歲日至可以坐致

箕野說書

孟子四

六十一

是亦行其所無事也惟求其故中之利者也不然愆伏乖戾躔度亦有時失其常以是爲故而鑿之豈曰行所無事哉然後知求故乃求故中之利者耳故曰大智故程子曰專爲智而發

公行子章

簡近於傲非孟子身分自處以禮並處于教以禮不與言之所全者大矣人多謂孟子實簡間驩言乃以禮字遮蓋此口給也非泰山巖巖氣象○不與言從上兩有與言者形出驩斥孟子爲簡在此孟子以禮自處並以禮處于教亦在此蓋奉命往弔則儼如朝儀越位踰階皆非禮也

存心章

全章止是一個存心謂其存諸心者與人異仁禮是也忠非另一項止是真仁真禮自宜得人之愛敬仁禮至矣乃可以禽獸目妄人仁禮未至不免以法傳愧大舜憂自內勵不恤患之外至矣

禹稷章

平非太平乃治平也洪水阻飢天下未平禹掌邦土稷教稼穡有溺有飢非由己而何此同室之義也若顏子則人已置之戶外顏子惟自守於戶中耳易地皆然看到通脫處○同室有鬪

箕聖說書

子孟子四

六十二

者驚心動魄矣救之二字爲句言無第二個處法也於此可想溺飢由己心事○此爲顏子闡幽前平後側舊人云出處從道道從地旨哉

匡章章

章子實有罪而不孝非其罪責善而賊恩罪也責善相遇則爲諭親於道章子且爲孝子矣一不相遇則身爲不得近因出妻屏子以自罰此設心之苦而不孝稱矣是字頂賊恩設心兩層已矣字掃去通國皆稱斷語平允個中之罪不得辭世俗所言不任受也

曾子章

未節剖斷自明然序事中已見此義矣兩稱先生是師字地位君誰與守是臣字身分皆文字旁見側出之妙

儲子章

堯舜與人同此語果可信乎然從矚者言之則雖堯舜亦不能有異也拈一矚字可得妙解孟子言言異人色色異人王不自矚而使人矚乎哉

齊人章

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可羞且泣而妻妾不羞且泣者未之見之

箕聖說書

孟子四

六十三

耳借齊人立出可羞可泣式樣轉入正意自豁然以解張南軒謂孟子在齊見齊人之事故云云吾不識徧國之施從中庭之訕泣孟子從何處見得來

箕野說書孟子卷之五

文安淑起陳震著

益津小門生盛符陳綬麟校刊

姪曾孫少韓淑潮

萬章章句上

舜往章

通章止一慕字怨慕者怨己之不得伸其慕也于田僅供子職耳苟請供職無愧不愛由親此卽是恕僅供子職缺憾正多求不愛之故不可得卽是不恕號泣乃不恕之證也計舜始生止有父母並無九男一女百官牛羊倉廩等事亦無天下之士悅之等事故終身止慕父母而諸福舉不足解憂夫以不得伸其箕野說書

孟子五

六十四

慕爲憂故怨由此號泣亦由此也此慕字亦人之同心但人則隨遇而遷舜第專於父母耳故曰終身慕

娶妻二章

告娶小節也不得娶大對也後人論井廩事猶懟頑嚚設更不使得娶對當何如况井廩猶可不隕其生而不娶必難不絕其先則詩言未可律舜明矣僞喜誠喜苦無了義顧嘗論之殺舜是象心事謾蓋句可證也然舜必不怨象何也明明大書曰父母使舜云云則焚之掩之瞽之爲之是父母不我愛耳舜第求父母不我愛之故於反身耳豈怨象哉卽曰知象殺已然井廩

之役卽確知其殺鬱陶之思亦確知其愛風雷之後大明耀焉
冰雪之後熙陽煦焉無往不復傾否必泰天道也何必非弟道
乎卽曰愛殊僞也喜何誠乎然不僞不足以爲象不誠不足以
爲舜也

象曰章

舜仁人也仁人於弟止有親愛封之正以富貴親愛之不可以
四凶爲比四凶害及生民象止殺舜一身舜身旣安然無恙則
親愛在所必伸是人以放之爲失刑舜正以封之爲有憾以不
得常常見也不及貢二字當作一句貢有常期不得源源而來
箕野說書

孟子五

六五

政無常期以此接見是常見活法猶之使吏治其國爲不使暴
民活法皆自親愛中變通出來孟子論齊宣王易牛事曰仁術
舜之處象亦可曰仁術也

咸邱蒙章

蒙始終疑舜爲天子瞽當是臣孟子謂舜爲天子正是尊養之
至害辭害志兩害字掩沒千萬情理○君不得而臣一句說者
嫌以君爲臣以父爲子語太不經故改爲君父不得以盛德之
士爲臣子非也審如所說是此章末節意孟子豈復斥爲齊東
野語乎妻老舜攝一語真斬蛟射虎手○聽信齊東野語之人

豈能讀詩而不害辭害志耶兩莫大乎兩之至也提癡愚之耳而大聲疾呼以告之想見喫緊苦惱心情。君不得而臣旣得聞命矣猶未能曉然於父不得而子故說末節此全是爲癡人被迷不然識得天無二日舜不得臣堯豈不可例推到尊親養親耶

堯以天下章

新莽曹暉而降沿及南北朝皆以揖讓飾其闖奸石勒所謂欺人孤兒寡婦也而權輿於戰國之子噲子之萬章之間孟子之答皆是奇文意在杜絕流弊耳攜出天命驗諸人事真見天子

箕野說書

孟子五

六六

不能以天下與人。起攜天字中間天人平列後結以天之視聽在民其必言民者天命無憑奸雄皆能藉口人心可據狐媚不得私干朝覲訟獄謳歌之歸由於二十八載之相天與人與合爲一片矣

禹德章

至禹德衰亦戰國亂賊蠱惑其君之言天與賢二句是主下一句尤主中之主蓋天以至聖撥一時之亂舜禹所以終唐虞之功天以繼世息萬世之爭夏后所以開殷周之例觀舜崩禹避之時勢合之三相之久近三繼世之賢否皆非有爲而爲有致

而至者故曰天也而天子固不能違天之命以與賢已。繼世有天下是經常之理匹夫有天下其故有三一則德爲聖人二則因薦而相一則繼世不賢仲尼無薦也益伊尹周公薦而遇繼世之賢也一有不備不可以得矣商勢杌棰疑歸伊尹一經悔過仍歸太甲况啟爲敬承之賢耶。章旨以益爲主而周公節卻以周公爲主蓋自伊尹繼益已變與賢之天爲與子之天矣况周公乎翰旋天然入妙

伊尹章

戰國人驚於進身不恤汗辱然終覺強顏故於王臣伯佐凡出箇聖說書

孟子五

六十七

處可附會者無不汙之卽大聖人猶不免非拖人下水實借人援已上岸耳孟子直以好事者三字概其人而以爲之二字發其隱一以洗古人之謗一以示不見諸侯爲出處大閑不可踰也。樂堯舜之道是一章通天柱耕而樂道聘而不出樂其道於己也三聘而改公其道於君民也不諱要字者是孟子語妙若曰以尹爲要亦有近似處以爲割烹則不然耳末引伊訓曰三字視人言直如小鳥啾啾暗蟲唧唧巨雷一振萬籟皆寂。或遠四項泛言出處之道有不同者非粘譙伊尹蓋遠者去者自是潔身無疑矣至於或近或不去跡若可疑然必別有所爲

不暇縷縷追源止合人所疑與人所不疑者同要其歸總是潔身此一刀兩斷之論也孟子在齊或譏濡滯因論伊尹而爲此高望遠志之言正如太史公傳伯夷將自己憤氣合盤拖出矣

孔子章

世人污稱古人孟子於有可據者舉其實以駁之割烹是也於無可據者據其可據者以推而通之自鬻是也此章兼用此二法於衛主顏讎由一句駁盡主癰疽矣齊之所主無考卽藉在衛時彌子之告孔子之辭旣辨在衛兼辨在齊蓋癰疽瘡環勢炤遠遜彌子主之豈卽可得國卿義命自安且撇開彌子豈反

箕聖說書

孟子五

六八

就癰疽瘡環耶此據其可據者卽於無可據者亦推而通之矣忽迹當阨而就主司城一事作烘雲托月之法見患難猶將擇主豈厯聘乃主匪人批抵盡致矣實則止據孔子二字卽可信無笑所主之事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薄霧纖塵豈足以翳之何以爲孔子止此一言人皆信之也中二節旣經辨明此更進一步搜挖根株也

百里奚章

據左史諸書百里入秦爲潔爲汙皆無定論自鬻有無皆無據也只據不諫一事想其爲人爲智爲不智反復推敲可信爲智

卽可信無自鬻遞到相秦爲賢爲不賢反復審度可信爲賢更可決其無自鬻矣如蜃氣結樓初止一縷漸衍漸開遂至重檐複壁千門萬戶之奇○竊謂上章只拈出孔子二字卽足辨無失所主之事人或不信試讀此章猶疑百里爲自鬻者乎無之也蓋據賢智二字而辨之而信之也然百里素無賢智之目一經推闡頓成定論况生民未有之孔子事人人皆信得及則無失所主之事有何信不及耶故謂上章末三句乃真是智足知聖之言其必說主顏讐由主司城貞子者爲俗人破迷耳

萬章章句下

箕野說書

孟子五

六十九

集大成章

隘不恭章其敘夷惠處皆須照隘不恭描寫此章須照廉頑立懦寬鄙敦薄說方與闡其風柄鑿相入蓋隘是不能容人此是自裁自立不恭是看人不起此是不深責人面同神異也○二子開眼止見得清任和孔子開眼卽見得時字三子如春夏秋冬各有其性情功效孔子則元氣周流無方無體不涉一偏兼有其長而時出之也況三子之外賢人君子各名一詣者甚多孔子無不兼之非謂聖之時止兼三項○三子見到清任和其始卽其智也做到清任和盡頭是其終卽其聖也然其智止

可謂之始其聖止可謂之終而不可謂始終乎條理蓋一致之事見到此卽行到此原無條理猶鼓琴始終是琴音吹笛始終是笛音也金聲而玉振之而字之字條理在其中矣蓋集大成一語卽見三子專於一小成矣然以樂之集大成比孔子必先明樂之集爲何若而後知孔子之集三子爲何若也故曰集大成也者下六句總是論樂始條理者四句方從樂轉到孔子○同一智同一聖孔子有始終三子亦有始終何以見孔子爲全三子爲偏故又以射比之同至百步之外而三子不能同中由於巧智到此故中到此三子智未到此故中不到此耳如此則一章說到完全處○述孔子止舉去齊魯一事不若三子備舉生平全局蓋指去國遲速作發凡起例其他種種皆因時變化視乎此矣○三子聖字說家常作聖人聖字看竊謂當看做聖之事也聖字蓋聖也者皆全力做到無欠無餘處則知到處卽行到何處之謂非大而化之之謂也孔子之智無不全故聖無不周也如此似爲通脫

班爵祿章

班爵祿只是一差字其差之正以均之此一章全旨也蓋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之利人人皆得占據一分天下之事人

人皆當肩承一分其占據一分者人皆得百畝之田其肩承一分者人以耕百畝爲職以天下之人耕天下之田生民之理盡矣故農爲萬事之基而耕其本業也然而天下之農孰治之乎故班爵焉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卿大夫士分職庶人在官者奔走其事凡以治天下之農而已然而其人不得躬耕矣故予以百畝之入以代其耕其位遞崇其事遞繁其祿亦遞厚自府史胥徒以祿代耕上推而至於三士至於大夫卿至於五等侯以至於天子只是代耕之極而班祿卽準乎爵焉合覽天下全局只是上代下治下代上耕而代治者勞有輕重故其代耕者祿

有多寡此爵祿之差卽其所以爲均也至於孰當天子孰當五等以及卿大夫士則視其德與材而差之卽府史胥徒亦視其人可以治其事者秦漢時推擇爲吏猶其遺意是則爵祿之班自尊及卑而班爵祿之準乃卽農權隸此言其略已若網在綱矣。三等國君皆十卿祿而其卿遞殺故君祿亦遞殺以事之繁簡爲祿之厚薄也大夫三士不殺者各有職司大小國無繁簡也至於府史胥徒其事亦有繁簡祿亦稍有厚薄卽違耕者所獲以次第差之農有勤惰隸亦有勞逸是以農權隸而差之法行焉則遞而上至天子其差亦猶是矣然而下七與庶人在

官者同祿其亦有等差與否則無明文大抵士祿卽以食九人爲斷而遞而上之耳若亦有等差則中士上士大夫皆有等差可勝其擾乎然孟子固言之矣曰聞其略也

敢問友章

誤會總註去書旨遠矣此非泛論友道乃指時君下交言耳萬章視用上敬下似蔑貴賤之等友其德一語卽掃盡貴賤等級故開口卽說不挾說白乘之家說小國君說大國君並至堯以天子友匹夫友德之義明章之疑自破蓋章知下敬上不知上敬下義一兩字卽所明以通所昧直捷了當非泛然兩兩比較

笱擊說書

孟子五

七十一

也

天子交際章

孟子於時君確乎不枉道然有多少遷就蓋權在七國道在孟子權道不能合一世運何以轉乎此交際之來所以不卻也取民猶禦孟子豈不知之但濫取與禦人終有分別故可遷就以聯其交設果得位行權則取非所有之弊自然消除孔子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究能去其弊俗故先不妨獵較亦是遷就以求其合未嘗有三年淹以終不可合也而交接以道禮而不卻者冀其有一合也不是兩樣心事三任止是可以仕

則仕道理口中涵泳三任心中回想交際心口自喻不俟煩言
矣

爲貧章

高爵厚祿無道可行而矯語爲貧此章專爲此發開口一句劈
空雷震蓋仕字道理涵天蓋地天地民物皆由聖賢之仕不仕
以爲榮枯爲貧何等事而可藉口耶有時爲貧轉出一境似少
寬他二分正是緊拶他一分居卑居貧亦須盡職况立乎人之
本朝者哉位卑言高正爲位高言卑者極力作跌末句乃一落
千丈讀至末句再讀首句乃知尾闕之洩卽是河源也

管墅說書

孟子五

七十三

不託諸侯章

君子居於人國德則賢也分則民也不識其賢則以民自處民
豈敢比於寄公故不託諸侯民豈敢比於庶識故不受其賜若
識其賢則士卽以賢自處矣賢則責君以悅責君以養且責君
以舉矣然而世主未嘗不知君子之賢而旣不能舉又不能養
止能餽與賜是知其賢而待之無異於民故君子不以賢自處
而以民自處耳若以賢自處則雖亟問亟餽之殷亦必擇出門
外矣故一觀能養者則餽不足言也再觀能舉者則養亦非其至
也不能舉且養而以餽爲養賢卽以養爲悅賢君子所以不託

不受乎不託不受非果循爲民之分也亦諷時君之待賢止如待民耳

不見諸侯章

不見者君欲見賢而賢不見也何以不見曰召之也召故不見是此章主軍○賢者於人國非果妄爲民之分也君欲見而召之此待民之禮非待賢之禮往役不往見者隱諷君之待賢只如待民耳賢者身分不可召國君則不敢召友且不得何況於召召賢而見之直以不賢人之召召賢人矣有癡生問予招虞人庶人及士大夫各有其物招不賢人以何物予笑曰以召其箕野說書

孟子五

七十四

人笑而悟蓋孟子語妙耳然萬章終覺召字不錯故引孔子不俟駕爲證不知魯乃君召官非召賢也知不見之故在召字首尾原是一線

友善章

少陵詩云不薄今人愛古人一語足括此章之義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此章真有此氣象古人之友非必比肩接踵觀面握手之人也聞風而起千里有同心千百世可合符亦願取友者識量居何等耳故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句乃此章轉軸也鄉國天下是橫看上論古人是豎看說到此處上天下

地之字古往今來之宙皆聚於一堂而面稽焉參訂焉乃盡善之量是何等識量具此心眼乃解此章意。古人行誼半在詩書半不在詩書惟論其世乃知詩書所載皆是成跡而非活局也如子田號泣非怨頑嚚而小弁則不怨爲愈疏時勢地位不同也天王聖明純臣之心而湯武可以放伐程子所謂天命一日未絕則爲君臣旣絕則爲獨夫是也有庫之封親愛之至也而周公不妨誅管蔡其所關係有大小也凡此等類甚多不論其世則執一廢百反以賊道矣以論世而得友直要到先後一揆境地乃見友道之大乃得善量之全非止勸善規過輔仁成箕野說書

孟子五

七五

德小格局

問卿章

此章當是反復之而不聽時所發孟子分明借端生事。聞易位則勃然變色聞去字絕不悵然失望齊王重視位而輕視賢於無字句處見其心矣

箕聖說書孟子卷之六

文安淑起陳震著

益津小門生盛符陳絨麟校刊

姪曾孫少韓 淑潮

告子章句上

論性諸章

人心道心只是一心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只是一性義理之性
卽道心也氣質之性卽人心也蓋義理不能虛懸而賦必藉人
之氣質以爲承受是以下愚亦有道心上聖亦有心理欲同
具於心卽理欲同存於性孔子所謂性相近乃至公至平之論
孟子道性善似倒向一邊去迨讀至色聲臭味安佚君子不謂

箕聖說書

孟子六

一

之性則是黜氣質之嗜欲於性外則性中止有義理矣是性善
固不易之論而非偏也告子諸人未看到周徧處故無善不善
可爲善不善有善不善諸說出焉若溯諸理隨氣賦之初自知
天已錫人人以全幅聖賢本領用功者第自葆其初非襲取於
外也若曰學聖賢之成仁取義正是告子識見判仁義於性外
則於仁義可以爲亦可以不爲矣孟子之道性善止要人知五
德本具於性中故謂之善而種種功夫止以保全其固有使未
喪其善者急急進取並使已喪其善者急急回頭而所以徵五
德爲性中固有者止於惻隱羞惡四者自考自信而見之何有

於告子之怙過不悔哉然非有告子之怙過不悔遞變其說以求勝何以得孟子盡情傾吐使後人共喻哉

四通六闢之論解此則以下諸章皆如破竹並孔子性相近亦明昌黎不以孟子之言爲然試讀君子不謂性也章我輩自有主意不隨人俯仰

杞柳章

生之謂性是告子本旨生者何知覺運動也知覺運動人物所同然以其知覺而知覺乎仁義以其運動而運動乎仁義人能而物不能則是重視人也然則必待爲而後成仁義則是外視

箕豎說書

孟子六

二

仁義矣告子下一爲字用意甚巧見抱義戴仁非與生俱來者也但未思爲者有順有戕順木性豈能爲栝椳爲栝椳必須戕杞柳而仁義只是順人性不待戕也一面駁告子卽一面見性善是破倒爲字卽破倒猶字也因他不思杞柳栝椳是兩箇人性仁義是一箇是一箇則要到仁至義盡處亦須盡心力而爲之然只是順人之性是兩箇則杞柳之後栝椳之前必矯揉而爲之是卽已戕木之性戕木性爲栝椳告子不能辭戕人性爲仁義告子不敢承矣

湍水章

決字卽是使字決者決使下也水無不下之旨告子口中已逗漏出來人無不善水無不下已作十成語煞佳矣孟子卻陡然自翻水無不下之案而以二使字府其辜可見使上卽上而不使仍下則使性不善而後不善若無所使仍無不善矣打破告子迷團卽申性善宗旨雙雕俱貫。人性無分善不善告子意人性無不善孟子意也兩家各加之也字呼起生氣拂拂

生之謂性章

生者知覺運動而已人物同一生豈同一性則承告子之言卽可以末節折之矣但氣質與生俱來義理亦與生俱來烏知所

箕聖說書

孟子六

三

謂生者必指氣質而非指義理乎白之謂白一敲告子然之是應承卽生卽性不分別爲何如生是所謂生者專指氣質不指義理矣然人物各有其生亦各有其性烏知所謂生者非謂各有其生亦各有其性乎以羽猶雪雪猶玉再敲告子又然之是應承白統謂白不分別爲何如白則所謂生者渾同於人物而所謂性者卽渾同於人物矣逼他以兩然字自畫招供然則然字卽承他兩然字一折而倒崩崖墜石有此險快

食色章

告子論性凡四變杞柳言性無善而可以爲善湍水言無善不

善惟人所使生之謂性章言知覺運動而外無性總與性善之旨抵牾此章踏兩家船將仁義判分內外卻仍加非外也非內也二句正欲與孟子平分是非則以折服爲抵牾也故語雖平而意側孟子之問亦平中見側故告子只答義外。以白喻長渠將白長只就外面說故是義外若論白之長之之心則義非外矣孟子下文一詰正從他滲漏處插鍼。非有長於我從其白於外亦是互文長之者在我則權度出自心裁足破非有長於我之迷。愛弟長楚一辨其執迷可憎其遷就實妙長之者義則義內矣告子不能奪也卻以長之之義舉而授諸人之長則義爲在外矣並以我爲悅者形以長爲悅者更卽仁爲在內而見義爲在外矣。長之之心因人而起告子妙辨也耆炙之心因炙而起孟子借喻也而長與耆之心同在內耆之心不在外長之心豈在外乎機鋒如抽絲如轉環南華楞嚴之妙近在聖經。耆字妙長可遷就於人耆不可遷就於物也

行吾敬章

吾字立幟孟子季子駁吾字見敬不在吾則是義外孟子公都子謂敬由內生卽其因應乎外者無常正見主持於內者有定故是義內季子誤在認成非我致於彼乃彼迫於我耳湯水涼熱

在外而思熱思涼仍在內行吾敬者蓋如此○敬兄之答季子知之且正欲其以敬兄爲答爲所敬在此立案也酌鄉人之答季子亦知之且正欲其以先酌鄉人爲答爲所長在彼立案也追其必出於此然後一拍卽破季子皆就應物說公都子只就本體說原未答錯所不能答者特於在位二字說不出庸敬斯須之敬耳孟子第以此兩言告之卽足而必云云者正緣季子之問皆令公都子自說故孟子代籌亦必令季子自說然後點出庸敬暫敬來極操縱之妙○敬以位移故曰在外然於外移者皆由心制故是在內湯水因乎冬夏而飲之固由心也○敬

箕聖學書

孟子六

五

當不得義乃宜敬此則敬此宜敬彼則敬彼方是義離卻外面何從見義特敬由心出義固在內也庸敬暫敬飲湯飲水皆義也皆由心裁也故曰內也

性無善章

理氣不能獨行必相輔以生人而性成焉孔子曰性相近兼理氣言也孟子言性專指形而上之理也諸家言性止據形而下之氣也然孟子雖專言理未嘗不知氣質亦頗用事特以口之於味五項君子不謂性也斬盡葛藤故曰性善諸家專言氣不知理卽氣而寓故無善不善特據未有爲之先懸想之可爲善

不善亦據所爲既成之後泥視之有善有不善又據上智下愚
之不移者偏舉之也但諸家言性各有指證孟子卻無指證蓋
氣成理賦者隱而難見也此章確從隱微難見中指出明證來
一曰情一曰天夫性難見善亦難見然情則效性而動者也性
雖難見其善乎乃若其情則可爲善譬焚沈檀者聞其煙之香
決其木之香故曰性善也情旣善何以有爲不善者蓋才又不
皆效情之動者也天豈賦人以不善之才若夫不善則爲之罪
而非才之不善譬寶千莫者不以誅凶暴而以刺善良豈得咎
千莫之不善更不得咎劍師鑄不善之器也是則性之爲善微
實野學書
孟子六
六
其實於情而才之不善屬其罪於爲而性善見矣然而性雖善
情亦善才亦使人率性達情而爲善何以善不善相倍蓰而無
算哉亦曰弗思善爲我之固有耳思則求求則得弗思則舍舍
則失是以才之不善累性情之善反視爲不善者其當然而爲
善者特外鑠試諦觀於四皆有之以驗乎情卽直指四也字以
決諸性其於性善又何疑乎此皆由情見性善之明證也未節
忽引詩曰孔子曰以破告子曰或曰三說如奏雲成韶武以破
草蟲之鳴夫曰天生則無不善之天應無不善之生也曰烝民
則萬殊一本無或善或不善也曰有物有則初無同具是物而

或有則或無則者也曰民之秉彝固無同爲天民而或秉匪彝者也曰好是懿德固無不好德者則是性情皆善也四句說詩將性情皆善從天字搜出根柢以爲明證只剩得爲不善一面交付與不能盡其才承當去而告子三說是非自見矣故愚謂諸家言性只據形而下一截孟子則據形而上者也○說詩兩故字須一例講書家奈何不得上一故字輒曰故字作蓋字解然則下故字當曰蓋好是懿德乎讀陳大士先生未刻稿云說在乎天生烝民也亦是秦雲咸韶武以破草蟲之鳴矣

富歲章

箕野學書

孟子六

七

要說同先說不同不同由人事則降材無不同明矣首二節勢開神合以往爲復者也同類舉相似聖人與我同二語虛提立出綱宗下就一身種種考證指點令人人曉然信得及同字然後以心所同然句點睛理義悅心非心悅理義內以明不同流俗不合汙世非矯強之行外以示含理從欲去義就利失人心之正孟子入世本領救世婆心雙管齊下○讀末數句令人想見孟子一出一處一言一行皆非矯情故曰心有主則不動

牛山章

此起死回生神劑也人知兩節皆從美處說到壞處不知正示

人以反其所由失者卽其所以得何者山木人心皆有日夜之息則養之者卽夜以繼日以爲養已耳由日而夜至於平旦遂有幾希之近設不枯之則刻刻皆有生息其存仁義何難是指其枯心處卽示以養心法也未二節特點破耳○牛山二字一頓卽指濯濯者言木嘗美矣則逆溯也雖存乎人者雖字人謂從上節折出非也此句人字卽指違禽獸不遠之人是已無仁義者猶言雖無仁義者其本然所存豈無云云哉特由已放更帶亡耳看破人字則雖字有力而以操爲養卽可從此識得用功處兩苟字轉移無常心之出入由此卽心之消長亦由此總從上兩日夜所息句討機括而操字其要訣也故曰反其所由失者卽其所以得

無或乎章

智字須坐實在齊王身上如願夫子輔吾志王猶足用爲善可證當智而忽不智可感也乃有萌而一暴十寒無感也十寒而萌自在羣蔽而智自在則非智不若人但不專心致志耳五色陳而目不視五味和而口不食爲是目與口不若人與○心志不在益以十寒智雖若人而終不智也何感乎○明是非之謂智不專致於孟子之教而專致於羣小之誘智與不智與

魚熊掌章

舍生取義理有當然聖賢有同然乃前半不講理而講欲後半不講聖賢而講我呼寐使醒自反畢見慧眼看破靈手指透結構成文其妙何如魚熊同欲生義同欲而有舍有取取其可欲之甚者賢者如此我亦如此也使於嗜蹴而甘受之則信其不舍生取義矣而固不然也乃於萬鍾而不辨之竟見其舍我而取不義矣是何以忽然也非畔理也非違賢也失其本心焉耳

仁人心章

世人將仁義看作外面事行仁蹈義只是依倣聖賢學步耳兩

管野學書

孟子六

九

人字兩其字直指本原如春雷一振萬物昭蘇○仁足統義人心苟存自不入歧途學者心學之問者心問之學在此問在此心卽在此此一時卽不放其心卽可連續下去前半指病末節贈藥也然不曰求放心之道學問而已矣而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並學問亦收作裏面事矣

今有章

今有一字意在筆先直從心不若人不知惡來心亦有屈心並非遠心指同屈患不知其同心指異用患不知其異知類二字便是丹頭○人非人我之人乃人物之人○一部孟子所說皆

人心之屈而不信處卽皆不若人處苟欲信之近取卽是豈有秦楚乎

拱把章

方言云婚姻博奕不用師傳此章妙疏也○知養由思弗思指出病痛思字指出路頭私身者以嗜欲棄身者以暴殄皆弗思也

兼所愛章

不說養小錯偏借養小之不錯叫破不養大之錯並掖他到養小亦不錯處然不說破只就養中分出善不善來若心志已爲貧野學書

孟子六

十

所養也者妙場師二節遠取諸物近取諸身飲食之人可賤若用養口腹者養心志則是爲聖爲賢皆從人所賤者悟出矣末節語開神合回環入妙○人只知養口體耳孟子借他養字而教之以養大因所明通所昧也且借他養字以破其所養以子矛陷子盾也

鈞是人章

大體小體成於天大人小人成於人就天言之小體亦人之所以爲人者就人言之從小正失人之所以爲大人者天人交戰得先者勝到得不能奪才是立其大○從字妙有物有則適如

其分上從字也浸流浸下靡所止戾下從字也○心之官則思
是指心之用思則得之是盡心之用心如君主耳目如臣宰君
主正則五臣四友皆供職司之名臣君主不正則長君逢君皆
敗王德之惡類奪字令人汗下學者反心自問本念未嘗貪污
不能不爲耳目之好所奪所謂天不勝人也立字令人奮勉學
者一念自堅事事皆有主持自不爲耳目之緣所引所謂天定
勝人也時時有奪事事須立思則得之示人下手處

天爵章

天爵字奇創然觀臬陶九德之論確是至理王侯大夫卽準其
箕聖學書

孟子六

二

德之高下以爵之則謂之天爵可也天爵之修古今人一樣功
夫兩樣意向正誼明道功利莫能外故曰從謀利計功以道誼
爲借徑故曰要修從自是古道修要猶是周末之古道至棄與
亡則戰國全叛古道者自是而降並孟子所譏或無之拈古今
字當有新義

欲貴章

欲貴同情亦俗情也突喝人人有貴於己者句令人恍然於求
之不得者可反求而得之人人有己卽人人有貴只要人人能
思耳引詩字字指點故孔子曰君子求諸己樂道忘勢人幾疑

聖賢之矯試以人貴己貴兩較量兩所以字超然曠然○孟子立論多從功利引到道誼去對世主所言所以治一時之天下若此等章所以治萬世之人心

水勝火章

註未言仁不仁何所指朱子別論云仁不仁就一心理欲說不作兩人○水能勝火定理也水不勝火變局也指出水為一杯火為車薪則變局中定理也為惑者指迷並為亡者操券

五穀章

穀之美在熟不熟則失其美美將歸於熟者矣熟之字借穀指

箕野學書

孟子六

三

仁自志仁至安仁時時皆有功夫非可倖幾乃成全一美字此及上章皆為有志向仁而終於無成者指示錯誤○不曰味之美而曰種之美則自始播以及苗秀而實無時不為熟之算計也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羿之教章

志於穀未必能中然不志穀而中者未有也以規矩未必能巧然無規矩而巧者未有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初猶戒鮮終不志於穀不以規矩並鮮克有初矣兩必字引而不發令人自思○他章云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有形之器巧

則無形之用與規矩卽並巧與之矣而不能使之巧者運神明於矩獲須由自悟則精理卽在粗迹中此教學皆必以規矩之故

孟子告子章句下

任人章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二者人物所同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止在禮字聖人制禮使人各得其食色之欲而不入於禽獸此禮所以為天理之節文也其使人必禮食必親迎者所以節人欲之橫流而還天理之固有是禮之大作用處任人視禮為

箕聖學書

孟子六

三

強設則食色之欲肆而無節紆臂踰牆猶不足盡其變矣一倒其輕重之衡弊必至此無禮卽無食色也夫食色之賴禮而存也久矣○任人倒其輕重之衡其巧在是其授人以易昏反詰卽在是故曰於答是也何有○曩論云以禮殺人欲正是以禮遂人欲又云不禮食不親迎小節也若充類至盡則紆兄摟女亦祇是不禮食不親迎之極致耳可存

曹交章

通章只是一個為字曹交三說皆露不為意故曰亦為之而已矣曰弗為耳曰所不為也服服誦言行行為聖卽聖為狂卽狂

更見人品皆成於爲假錦受業豈有爲者之言歸而求之具見當爲之事此不屑之教也然已教以爲堯舜矣何也堯舜之業勳華幾不足盡之堯舜之道孝弟已足以括之歸而求之孝弟交卽可以爲堯舜

小弁章

詩無達詁古言之矣故雖經孔子刪定亦容人自出見解至高子譏小弁曰怨則不知天理人情之極致而株守章句耳故曰固哉幽王之時三綱淪矣無規正之者皆以路人視幽王也親王者止有宜曰而宜曰之親王止有此詩乃以怨爲小人而引凱風爲證豈亦指舜之怨爲小人而以其慕爲證也耶夫怨者卽慕中不得已之極思而非若小人之怨也然而平王實爲小人何也揚水不流文侯錫命不親親矣而詩之怨則爲親親是則以平王之不怨爲小人則可以詩之怨爲小人則不可也

宋擘章

秦楚構兵以爲利耳言不利則必罷言仁義必不罷此游士所以必曰利也然游士皆志在戰勝攻取以旣君之欲實志在借權乘勢以遂己之私其必曰利原不足怪而抱罷兵息民之大志者全是仁義路上人而亦必曰利則何故也楚王不說更見

秦王宋輕亦計及之設秦王亦不悅又若之何是以利言於二王皆無所遇而徒以利昭告於天下既無救於構兵更貽世道以敗亡之本也若言仁義縱皆不遇而猶存仁義之名以挽留於人心雖無救於當時猶留人心以不死之幾也孟子一生本領如此特遇有大志如宋輕者乃一言之耳不然秦楚皆知利而不知仁義者而猶爲此言迂可勝耐乎故此章須要認一志字○聖賢要各面照顧一言一事亦必以無弊爲歸不計一時便宜以利爲言樂在罷兵卽害在懷利所謂益在一時一事害及無窮者也○去仁義加終字去利不加終字此惟危惟微之實聖學書

孟子六

五

旨也一則善根永絕一則世難暫紓正見抱大志者不可言利而去仁義

居鄒章

幣交同見不見不同一則不得之鄒一則得之平陸耳然首節敘事已明明伏定居守不得越境爲相可適下邑不得越境幣交卽成享可適下邑幣交卽不成享故同交同受同不報而他日有見不見也義本無多而敘法有藏鉤射覆之妙○以物饋人曰享論語享禮是也儀註曰禮也蓋兼內之敬外之幣而言儀不及物則儀指內之敬物指外之幣也明明幣交而曰不役

志於亨曰不成亨其故如此

涓子髡章

孟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有一段說不出心事於崇見王退有去志三宿出晝猶以爲速顯相矛盾實則王不可爲湯武已決於初見王猶足用爲善故降心節取髡不知此意而但觀其迹實難無疑舉三子之不同道而問趨於仁於名實未加而去之故實未說明而一段浩浩落落事雖無成心實無愧之意全見於言中言外特其眼白一世仰首向天光景令髡難堪故激出賢無益一段話來虞不用賢而亡虞卽齊

賢聖學書

孟子六

十六

王現在影子亡卽齊國後來結局仍是眼白一世仰首向天神氣故又激出伎人女子一段話來也公儀三人隱諷無益王豹四人玩弄已甚明刺非賢而曰髡必識之一識字逗起去齊心事並引起仁者固如是一問之懵懂來故以衆人固不識痛掃之答雖在第三問却是將前二問之謬戾尖薄一筆掃盡其眼白一世仰首向天情形直拒髡於千里之外矣每謂此章拈一識字當別開蹊徑○按史記涓子不求富貴亞於魯連好逞口辨比於蘇張游士中另標一格其於孟子一譏其不援天下再譏其非仁非賢實着得負虛聲無實事反不如髡身在局中心

游局外之爲得也實則不識二字斷入骨裏矣

五霸章

戰國君臣無人識得王字但景仰五霸爲生民未有之人故爭欲效其功而所恃以左右厥辟成霸功者惟我諸大夫耳開口三罪人也句如疾雷破山直將時人心腹腎腸倒轉過來矣下三節細細指證以故曰字拍明見霸者先不足學世主亦不能學伯今大夫方陷君於惡豈堪輔霸合時人心灰意冷庶別尋頭路也

慎子章

箕擊學書

孟子六

七

殃民違制一舉而兩罪備焉引君當道則不違制志仁則不殃民慎子必有踴躍用兵氣象君子之事君也節直折其得意蓋殃民一說慎子心不然而口不能辨至勝齊且不可遂勃然矣此則不識此字撇去殃民直指勝齊不可也讀下待諸侯守典籍在先王是大經制識此卽是大學問慎子固不識也先王封建原欲儉之又儉以免土博勢大肆其狂悖特不千里不百里則不足云云觀下儉於百里乃知此二不字之意此有南陽所以不可也待諸侯有以勢言者強幹弱枝之義也有以德言者錫子勞賚之禮也不百里句是正文國制具在典籍一字字具

見兢業心事所謂各守爾典以承天休者眞覺開疆攘鄰非守
百里之典者所宜有矣在所損乎益乎兩兩推敲慎子識其所
不識矣徒取二句結違制况於一轉將殃民合入違制中勝齊
不可之義乃得圓滿

事君章

五個今字十分痛悼○今有富桀輔桀者世皆知指爲罪然時
以爲良臣者何也將以取天下耳孟子不言取而言與與不能
居以君臣皆桀故也不向道不志仁而富之而強戰令其杜口
令其灰心

箕擊學書

孟子六

白圭章

六

王制曰量入以爲出實則量出以爲入也惟有人倫有君子中
國之體乃恢宏美備而土地所出又足敷所用故定爲什一設
使中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
先王早以二十取一定法矣白圭賈豎也史稱其苦身治生力
能艱苦使其說行必盡削除中國之體以相率而爲貉何中國
一不幸而遇什取三四之桀再不幸又遇二十取一之貉也王
者定制如天地生成萬物無一欠缺處惟其織悉畢具故合之
乃成恢宏美備之規模故急以貉道也截住而以桀貉雙結是

亦放淫辭之一事也

治水章

禹之治水合天下以爲計丹只計及本國耳計天下仁覆天下計一國隣其爲魚是禹治泮水者也丹爲泮水者也乃曰愈乎

不亮章

舊說不能執註實作無所執爲得惡乎字之神○君子學能有定乃能待外至者之無定且於外至之無定者皆能使之有定小則一身之酬酢不因利乘便以爲改移大則一世之是非不捨己從人使之遷就進而守先待後不誘於功利不惑於異端

箴墅學書

孟子六

九

得志而功德加於民不得志而訓行垂於後七篇議論章章皆鐵板不移所謂足以有執者蓋如此惟亮足以基之也亮者知明守固著不得一絲變遷一絲假借權衡斟酌之既精乃成亮字本領不亮則我無所有矣惡乎二字令人想到蒿目茫然之時何以應務故警使早自爲計也

樂正子爲政章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九成之臺非一木之材也聖人以天下之善人治天下之事故能善世而樂正能以好善招徠之優於天下矣以視強識多聞者特一夫之任耳○不好善固是反

觀亦見風聲所樹可止於千里之外亦可輕千里而來則舉單見雙也

陳子曰章

問答與周霄章畧同但彼虛問答皆明說此處則蘊於言中見於言外更覺幽咽耳何如則仕從不見諸侯來託之於古婉求難仕之故去三就三兩個三字可長太息求仕者降心以相從所遇乃屢況而愈下況周之可受何可言仕止云所就耳不言何以去此者不就則爲去耳委曲遷就至此豈難仕乎然而言不行則去禮貌衰則去泰山巖巖未嘗不見於委曲遷就之中

箕聖學書

孟子六

子

也

舜發章

末節是主意前四節乃張僧繇畫龍也○生不但是生活生之道理事業具此一字中死不但是滅亡死之湮沒消沈具此一字中兩於字令處逆境者幡然而喜令處順境者瞿然而動矣然而未觀其通未徵其實則知之者鮮也前四節從此落筆所謂尾閭之洩卽是河源也試觀垂死之遭可死之境步步皆疑入死路實在在皆啟以生機再證中人之過困衡鬱於己聲色加諸人齟齬處皆是通達處再證以守國之君日受逆耳之誨

時虞外患之加梗逆處皆是平穩處然後知惕以其亡者乃繫之於苞桑狃於安樂者乃自誤於處堂也二語點睛全章只如一句○人生不能之事甚多雖聖賢亦然而求諸心性中則無不能恃心性之力非經動忍必難盡能既已能所不能矣問誰實增益之然後知將降大任者必先苦其心志云云正是天心仁愛不使人汨沒其心性之用於安樂中故智者以囿圍爲福堂

教術章

術猶路也夫道若大路然騁四馬步康莊是聽他走平路逐水

實聖學書

孟子六

三

曲逐禽左是導他走側路甚之奪跛足者之杖正是策他勉步於路甚之棄倦行者於途正是激他不自斃於路乃知對顏子則與終日言拒孺悲使聞門外瑟同一關捩○屑潔也以爲不潔而棄之卽是教他去其不潔無論能潔仍加教誨卽此棄去不潔已是教誨矣

貧聖說書孟子卷之七

文安淑起陳震著

益津小門生盛符陳紱麟校刊

姪曾孫少韓淑潮

盡心章句上

盡心章

此示人盡人合天之學也天之生人氣成理賦而其理具存於心則天性心是三是一盡心盡字非窮盡意乃全盡意蓋窮盡指用力時鑽研言之全盡指成功後檢點言之性之理具於心窮理者於心之全體無復遺漏不盡者必於其性之全理一一昭晰而知者也註云不窮理則心有所蔽而無以盡此心之量

貧聖說書

孟子七

三

蔽字量字是盡字的解又云知其理則理所從出不外是又是則矣二字真諦也心性二字書中有合言者有分言者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仁義禮智根於心之類言心而性在其中此合言也如動心忍性存其心養其性之類此分言也存方是心時出時入不能存也養方是性或順或拂不能養也存養皆兼用成功功言之惺其體檢其用存之也念念接續無或放失則心存矣葆其體達其用養之也時時保任以至純粹則性養矣心性皆天所與則存養卽事天明矣首節是知次節是行有次節工夫首節乃非徒勞末節雙承上二節非知到至處不能不貳

更不能極諸夭壽而不貳結纓易簣才是知之至然知到至處而有不能脩身以俟之者稼書云一是識得破却不能放下一是識得破便一切放下最透不能放下者不能俟之也一切放下者不復修身也惟盡其在我而無所冀倖任其自來而無所迎距乃是修身以俟之五字渾淪道理蓋曰俟之則氣數之命我無所預曰修身則義理之命我無所虧知至行盡人合天矣

順受章

盡其道三字是立命把握處所謂修身以俟之也不然優游卒歲豈非順受而未盡其道是俟之以不修之身也立字實際安在乎巖墻一喻言近旨遠日用行常之事富貴利達之遂固有明係巖墻且借爲障蔽倚爲庇蔭者於焉覆壓可曰莫非命也乎惟內修其身而外避巖墻任吉凶禍福之來乃爲正命乃爲立命故聖賢修身以順受而天始有正命

求則得之章

此孟子之論求也或謂求有益於得或謂求無益於得各有成效未有折衷苟確見求有益於得天下當皆力於求矣苟確見求無益於得天下當皆息其求矣孟子挽功利之求注於道誼卽借他求得舍失二語跌入而以求有益於得點醒之復以有

道有命截斷他歧途而以求無益於得點醒之不必說當求其在我不當求其在外也引而不發令人自想一若調停兩造實則推倒彼家

萬物章

此承上章求在我者申言之上章我字渾涵未曾指明此指出我字全身來備物至萬大可知矣備萬惟我近何如哉一矣字大可慶幸下二節只向此領取以我所備之物而付物恕也以備物之我而完我仁矣求則得之如是如是此真求之有道者斷說不到得之有命去○一恕字即超凡入聖然恕仍取諸我一

箴豎說書

孟子七

語

善察章

強字即藉恕成仁然強仍策諸我求在我無不得者意乃圓滿上二句是病症末句是病源歎其不知正警其當隨時善察○拈一其字當開出生面矣字有味眾字亦妙

無恥章

上句無字乃有意朦朧含糊者耳若謂根株斷絕如何能以無恥為恥乎末句無字則翦除淨盡○提醒人處在人字下二句陡然一轉直是肉白骨而然死灰然非外求也適還得人之本分耳

機變章

此儀秦輩續命湯也彼之機變蓋恃才負技自命出人頭地正其無恥處然拌得無恥拌不得不若人末二句正是擒法○是人自有恥彼非無之特無所用之則爲機變之巧所累不能兩全斯不恥矣不恥斯不若人矣一經指點庶從沉溺中回頭

古之章

從不好臣其

所受

教發論意在筆先二古字無窮欣羨無窮愾歎

不得亟見塾高一層末句落出發論之故○今之君只知有勢

惡知有道故士亦舍道而趨勢反以不爲臣者爲異事故孟子

簞豎說書

孟子七

孟

明明指破

宋句踐章

句踐是有意思人故孟子借遊說法導歸聖賢路上此拔幟樹幟之作用也觀其何如一問便知是箇中人○囂囂存於遊之前卽見於遊之時與游之後原在人知不知之外故知不知皆是如此蓋遊則意注於人尊德樂義則學足於己一於己者不二於人如竹箭有筠松栢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窮達總守定道義說到得己不失望絕不在人知不知上計較矣古之人三字高望遠志掃盡遊士俗淺○得己己字對民說非對

人說

待文王章

水火之性皆上不待人力人之興者亦然文世大化濯俗固無不興然文又誰待耶業由身造境緣力闢凡民豪傑惟人所居耳

附之章

自視欲然學者時有此境亦卽是過人處然所憑藉者旣薄則其欲然處眞能內重外輕己大物小與否固未可知也及身都富厚必狂於外之豐而忘己之歉矣惟外豐而內仍歉一則不箴擊說書

孟子七

三

佚道章

以席勢自雄卽是有而不與胸襟一則不於內朽自貸此卽學如不及心事故曰過人遠矣然開手一附字已明明說破使而勞殺而怨無解於古人之勞殺不怨者卽無解於吾民之何以怨也兩以字言前有言○東周解紐由不能勞與殺戰國鼎沸由惟知勞與殺以佚道以生道頓解項鈴矣

皞皞章

因霸及王論王正以形霸也戰國景仰霸業爲古今第一治法孟子特進一步說與人看耳非兩平對也看末句自見○次節

描寫皞皞卽是天地同流氣象末節特以過化存神點破耳一夫字舉頭天外豈曰句白眼視人春生秋殺誰德誰怨氣成理賦無始無終天地之化流如此君子以天自處耳當七雄時而爲此言眞過屠門大嚼矣

仁言章

時君或有仁言或求善政亦是好處究無大成就則技止此耳二不如擊節更端入人得民說到實際處末節口角津津具見不如字神味但是懸空較量非必指定時君蓋時君縱有仁言必無善政也○首節上句只引起下句

箕野說書

孟子七

三

良能章

天生烝民賦以仁義現現成一副好世界君相只消因而利導之耳知能加二所字直指本來也仁義加二也字追極底裏也更無梗頑致世主費力也於此爲之多少省便於此不爲多少惋惜○次節有知字無能字愛敬卽其能處中庸稱達道達德此可曰達仁達義矣○爲治爲學均當識此理

深山章

原始要終聖人全身具現飯糗章亦如此左傳敘事多此文法○常於薰爐宿火覆以灰簾以巾中夜發視無火也俄而一絲

火光微如針孔轉瞬而全炭皆熾矣因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其機如此由此傳於薪燎於原烈於山澤不須外求也

無為章

人心中皆有聖賢本質其所不為不欲是也為之欲之奪於外物矣二無字操本念以終身已無餘事今人視為學皆勉師古人正由不識其所二字耳○或曰不字是本念無字是工夫亦妙

德慧章

困悴中人讀之欣然大喜困如孤孽更大喜過望此卽生於憂患

箕野說書

孟子七

天

之旨

有事君人章

四項平列惟人主自擇世主只識得頭一種耳遞進遞高為人君開眼界○容悅只是祿位之念盛安全一身並國勢亦不多計是字則字最妙是者不論何如君則者並無第二念○社稷臣全是為君却非為君作數年數十年算計上念先君下念嗣君多少憂勤惕厲思深慮遠之勞總為社稷算計其謀既成悅亦在其中矣○天民註云民者無位之稱大妙蹇蹇者王臣簡在者帝臣而謂之民者臣不臣未可知以達不達未可知則行

不行亦未可知而後字語伸意縮也天民字更妙其人已全乎
天而未必決於臣治則進亂則退似之孔孟周流則非如此○
正已是現成的一而字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之妙故曰大人以其於人道無不備也○而物正意難寫
透須從大人字下手乃先一步法也

三樂章

從世人所樂中翻出新境非不以王天下爲樂也下文明云君
子樂之矣言三樂中不爲王天下屈一指耳開口一句以樂屬
諸君子人方不能料君子所樂是何等高妙隨拖以王天下不
箕豎說書
與存句愈出意外矣中三節極平極大正是極難有之事末
節有字有所難有有所欲有其樂何如與首句貌同意異○教
英才加一育字有多少裁成誘掖

孟子七

元

廣土衆民章

註云君子固欲大行然得於天者不以行不行而有加損兩面
皆周匝圓密不然非功名之士卽由光之流止因側重一邊去
實則爲所如不合而超然自樂者闡幽耳事業本於性分之蘊
藏性分不因事業而增減知此則勳華之外別有堯舜熙皞之
中更具聖神至於生色云云則勳華熙皞卽見於一身乃盡性

字之大○根者生於天而成於人生色三項要見得生意拂拂隨形輒著非說效驗也乃就所性充足處指點實際耳不言而喻想見恭而安光景

養老章

紂棄民而二老避文養老而二老歸見二老全以天下爲心故曰天下之大老戰國塗炭其民甚於商季老者饑寒少者流離孟子悵望七雄投迹無地故曰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有字冀望也則字決意也矣字無猶疑也全是訴說心事見君子難仕之故蒿目耶垂漚耶○所謂此謂緊承兩興曰言

箕壁說書

孟子七

卷之七

三

之後二節見措則正施則行初非難事何令人仰首於七百歲之前而歎爲僅事哉

田疇章

現現成成一副王業立求立得而求之興兵構怨中可勝憤悶○國何以王仁之而已矣民何以仁足之而已矣民何以足易薄食用各有定制而已矣足在此仁卽在此何也睦婣任恤仁風也能與卽仁能足卽與菽粟如水火之足更無不與如曰菽粟爲民所賴以生活者夫水火非民所賴以生活者乎而有求必與至足故也然則使民有菽粟如水火而已矣首二節正是

使字實際則使民足卽使民仁矣世儒興學校立師儒以法三代之教正所謂救死不贍而治禮義將養教劃成二事也○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其義疏

東山章

孟子第一篇離奇文字如易之取象如詩中賦比興三者相兼之體斷斷續續隱隱現現相接相生處皆有蛛絲馬蹄之妙總註盡其義而未盡其象文家宜何如著筆乃肖題象耶○聖道之大如天如何形容學聖道者如登天如何攀躋孟子欲示來學難質言也因思天下形之大者無如山海然以山海擬孔子

質聖說書

孟子七

三

之道之大則道第如山之高海之寬而山海所不及者幾疑聖道之有遺是舉山海形其大反指山海限其大矣於是不比以山海而言登山言觀海蓋登山則萬象在下所謂上下四旁虛空皆在一覽中矣觀海則衆流所歸所謂四瀆之大百川之多皆在茹納中矣於是聖道之難言者已能言之而天下之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者一對乎此皆噤不得出則道之大庶可形容矣然聖道之大愈見而學聖道者愈不得下手處故陡借觀海觀字變爲觀水是已置却聖道而爲學道者言矣觀瀾知本本也者於聖道爲與天合德之眞於學者爲成章後達之籍承上

注下即可直接末節却因有本卽有瀾之義未說明透故又藉有明乃能照形出有本乃有瀾來是反以海爲委以百川爲源而百川之由本而有瀾特於委見之要必有其本乃能盈科後行斯學道者得下手處矣成章而已矣成章不限於一境達亦不限於一境則知聖道之大而有本學者卽可由有本以求盡其大也○顧涇陽曰眼界欲空腳跟欲實

雞鳴章

此習相遠句義疏也一間字令人汗下間之爲地無舜無蹠也迨一爲之分舜分蹠矣未爲則一室同處爲之則千里而遙每

箕聖說書

孟子七

三

言善者住而惡者去是惡遠善也惡者止而善者行是善遠惡也非相遠也相也者各指所之義不返顧一日兼二日之程矣然而不舜卽蹠不蹠卽舜無中立之理而舜亦可蹠蹠亦可舜無一定之軌總以善利爲徑路以爲字爲步趨人當惕其分之時更當審於同之地也

楊子章

此章乃闢執一者也楊墨之執一顯與道歧子莫之執一隱與道竄故是闢楊墨餘波○仁義互相表裏楊子似義而無仁以通之不可以義言只是爲我耳墨子似仁而無義以裁之不可

以仁名只是兼愛耳是執一以爲道正執一以遠道也執中爲近之矣而無權則不能隨地盡道因時制宜乃取楊墨之中而執之設世無楊墨將何處爲子莫之中乎其賊道與二氏等耳舉一二字似是好處而字一折則舉道處卽賊道處也○中本無定惟權以取之中實有定惟權乃得之無權矣何處得中乎故此章乃孟子明中道以闡執一者也○子莫執中卽是執一矣而曰爲近之者就中字言之原其心也曰猶執一者就執字言之究其窮也允執厥中者審於輕重者確而後發於行爲者當非無權之中先有定式也

箕聖說書

孟子七

三

甘食章

此孟子喚醒苟得富貴者使之回頭也以害字警醒他正是以害字原諒他害之毒酷刻不能忍人嘗試諸饑渴而信之矣貧賤害心想應爾爾是其爲心害者如口腹爲饑渴所害之酷毒故於非道之富貴甘之耳然學者正當於至難忍受處見識力能無以三字直是咬定牙關樹起脊骨不使害心者如饑渴之有所甘也此句是孟子指一極難忍耐之境使人著力以得出處之正耳講家將饑渴字易作貧賤字明顯至矣而非孟子語意

易其介章

介字於不恭及聖之和二章詳之矣此只言柳下惠不易其介耳以三公三字是大波瀾不以此易介乃見真面目和者如此乃可以爲和論和者知此乃知惠之和

有爲者章

首三字抗聲一呼有志上希者敬聽之矣掘井以及泉爲成井泉者源頭活水也不及泉不能以九軻自解亦豈能以棄井自甘試使有爲者自籌所以處此者

堯舜章

性之者有也身之者亦有也性有身有不可假者也不可假者

箕野說書

孟子七

七

假而有之則非其有也五伯貌爲古帝王處數語勘盡○假乃假借之假

甘茂伊尹章

放之反之其故安在於此處正好看志字兩民大悅亦非閒句乃尹志至公無私之明證也一志字洗出聖人一簋字抹殺亂賊自魏晉以至北宋十四代禪讓之局判定在無伊尹之志五字中○楊峴阜曰末三字如臨崖止有一步過此卽墜萬仞淵矣其嚴乎眞得神理

素餐章

又聖之味二語始之矣此只言不食不食

以耕得食農之職耳外此則自天子至庶人在官者皆以功代耕誰爲素餐者安富尊榮孝弟忠信功莫大焉其未耒是功者未用且從也而無不可信也珠玉不以藏於水石而掩其山輝川媚之華伊呂不以辱在耕漁而減其輔世長民之德不素餐兮孰大於是正可與詩人遙遙印合矣

王子墊章

猶前章之義而何事一語詰問較切志卽事之蓄聚處事卽志之展布處體用合一不以用舍爲增減也

仲子章

箕野說書

孟子七

七

不受不義戰國幾人況與之齊國乎人皆信之句直將仲子位置千仞上矣此二句愈擡得高下文愈駁得透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鐵案如山然不是排擠他正深惜其見不到此蓋事準乎義理之平則爲通儒孤行其堅僻之性第爲畸行耳

桃應問章

抹去天子二字誰不能執抹去天下二字誰不知逃皋只知執法不知天子舜只知全父不知天下聖人盡天理之公而忘瞻徇之私此謂知足以知聖○而已矣三字毫無猶疑終身訢然句毫無芥蒂故是聖人

自范章

魯論摹寫孔子不啻數十處以及張之堂堂閔子之閭閻子路諸人之行行侃侃皆誠於中形於外者其致此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移也皆在不識不知之中此孟子所謂大哉居乎者也王子之居特酣豢於富貴耳而氣度聲情已異於人況字一轉目視當前神馳千古矣○王子猶屬望見呼門只是耳聞聲音之辨同於氣體乃見居字關係之大乃見移字運翰之周

虛拘章

七國苟延二百餘年賴有虛拘天下土耳其獨不可概諸君子不

箕野說書

孟子七

美

可二字侃侃鑿鑿有孟子全副本領在

形色章

註引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能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數語包括融洽蓋人看得形色是外面物事若與性無與者孟子突喝天性也三字則性卽從形色上見但不曰盡性而曰踐形者性在內者也盡不盡人不能知形在外者也踐不踐人皆可見如耳目口體是形視聽言動是形之色形之於色猶體之於用也設於視聽言動四者一涉於非禮則褻其形卽褻其色此由性中之理未盡故形中之理皆虛若

四者皆禮則性中之理克盡而耳目口體之形皆踐踐也者僅還他形中當有之理也踐字確可徵驗不踐則枵質而已矣說惟聖人然後可以七字令受形者不得自曠

短喪章

拈一禁字可開生面莫之禁而弗爲判盡短喪之謬

教者五章

孔孟不遇於時而爲宇宙中所倚賴者在一教字聖賢所以奄有千古者也但孟子門人惟樂正近成德之科萬章可居答問之列其餘恐於五教中皆無當者遐想君子之所以教者豈自視不及孔子故不能包羅耶抑叔季才難無所施其教耶當其時莊周魯仲連皆天下士又不能相下設遇孔子豈不在弟子之列耶抑流極難挽孔子而生今世亦不能收拾耶望古遙集所以教者厯厯可指竟不能使洙泗之盛再見於鄒嶧耶言則津津心則悵悵矣

道則高章

嚼飯餽人教者苦心也却已阻學者自悟之機矣拙工拙射不能從者也使改廢繩墨反無從得巧變其數率反無從得中然引而不發躍如也已明明全局授之矣能者從之師不任受功

不能者止師不任受過能從與否視學者資性功夫耳不肯貶
教非坐視其阻於高美正階其進於高美也乃知中道而立教
法之妙蓋以不肯俯就者待其仰企則道理經自求自得者爲
能牢固透徹也

天下有道章

戰國之士皆殉人者耳或以才殉人或以技殉人或以機變之
巧殉人因目孟子爲固執不知孟子之身與道爲一此而殉人
是以道殉人矣四字拆看合看人人皆覺得可駭可笑○此章
乃孟子之論殉也以道殉身何等經綸以身殉道何等骨幹以
簣聖說書

孟子七

三

道殉人如朝衣冠坐塗炭中何等卑污皆須實發

滕更章

若在所禮卽指其所挾二者而言之挾字見於容貌之表卽已
內杜夫遜志敏求之心不答正是發付得恰好所謂不屑教誨
是亦教誨也故不知者曰不禮滕更知之者曰善教滕更試思
挾二者而得答其怙侈當何如者乎

不可已章

三者字是指其人據三句上半截定其主名卽據三者字斷其
畢世規微知著卽一類百人固不難知也

君子之於物章

親親是根本本生枝枝生葉方及民物弗仁弗親道理合止於此非故斬之也末二句上而字打破墨氏錮蔽下而字打破佛氏錮蔽

知者無不知章

功不可缺而序不可亂且序不亂處正欲使功不缺也無不知無不愛是智仁全體當務急親賢是下手處堯舜急先務故能徧物堯舜急親賢故能徧愛人末句不知務三字正教人從知務入手以盡其餘苟紊其序反敗其功矣

箕聖說書

孟子七

堯

盡心章句下

不仁哉章

仁者滿心慈祥和藹故自邇及遠不仁者滿心攘奪恃害故由疎及親及也者非本念卽然只是因根本衍出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太和所敷不知不覺盡入韜涵貪土地而戰敗欲償敗而殉子貪戾所衍愈害愈深皆歸摧敗不仁字不待覆軍虜申始見得也梁王早於心中藏定孟子特於事後指出耳

義戰章

左氏以春秋之書戰爲義之者有矣一無字眼大如箕只據敵

國不相征斷定無義之者非從聖經尋取也彼善於此豈是義之寥寥數語掃倒三傳。上字不拘定是位湯武有德則桀紂爲下矣

武成章

後人作事敗於殘古亦敗於泥古將聖賢一字一句硜硜執滯聖經或有爲後世之害者況血流漂杵尤七國所樂爲藉口者信書何害害在盡字註云紀載之辭容有過實面面皆圓矣

有人曰章

好仁是孟子本領善陣戰是時人本領仁政不行故用戰耳但笈聖說書

孟子七

四

用戰而善爲陣戰者出焉鄰之善爲陣戰者亦出焉是各欲善爲陣戰也殺運之開由此矣若好仁者出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若崩厥角稽首矣於此而有人曰善爲陣戰將焉用之蓋戰則各角勢力征則各欲正己仁者無敵確有實據陣戰有罪無以解免矣

梓匠章

規矩之爲用範圍天地古今無能竟其用者亦無能外其用者與人規矩時已並巧而與之特巧又須從閱歷而成非師之所可使者此全是提醒學者令其從有形之器參悟出無形之巧

來非爲教者說話

飯糗章

舜何嘗終身貧賤亦何會固有富貴二若字分而形其心並合而見其心蓋聖心足於內而無待於外而正可借外境以觀其內也

今而後章

此必有所指而言殺人親之重非待今始知蓋爲不知者警也。非自殺之也此句須與坐實世主著迷處在此但殺人人殺是以我之殺召人之殺非我召之人亦不殺也且以人之殺償

箕壁說書

孟子七

聖

我之殺非其償之殺何由至也雖非自殺同歸一殺故曰一聞耳從水落石出後令其悔之無及卽從與兵構怨時令其惕然知止

爲關章

蔑古之法卽其遵古者見之時事之變卽其不變者見之將以二字仁與殘具於法之後先矣二爲字仁與殘徧於國之內外矣

身不行章

道猶路也無道矣何以行且何以能行上二句論理下二句論

勢舉出妻子令人就近小處自驗自醒

周利章

凶年能殺邪世能亂其勢極重兩不能確有把握由於兩周字
早有抵擋也四句如詩之體體○孟子處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之世而泰山巖巖一絲不移想見不能二字力量並想見周字
工夫

好名章

袁中郎云天下好名者十之四五好利則率土皆然予謂好利
則有實獲而舍實求名必其好名之心有甚焉者故曰好名之
箕聖說書
孟子七
四三
人然而非不好利也豆箠爲名所不在則好利之情見矣以此
緝盜誰能匿奸○聖賢以義制事故當讓則千乘不恤不當讓
則一介不與苟據讓卽許以聖賢人或難辨也然彼已自辨之
矣是據讓以昌爲聖賢彼先不自許也則人可漫許之乎

不信仁賢章

三上截是病源三下截是病症見症者可指所由得見源者可
決其必致三則字立呼立應如影隨形○庶司百職俱在而曰
空虛可見備員祇土木偶人也魯衛有君有臣止無禮義以綱
紀之則君臣父子顛倒錯亂矣戰國橫征暴斂止由財用不足

耳讀易其田疇一章可見

不仁章

國可以巧取力取天下須待心服七王營營止欲得天下耳此章息卻多少妄心秦并天下疑此言不驗然十四年而入於漢聖賢論理不論勢而勢究不能違理也

民爲貴章

驚天震地聲聳警贖之辭只是民爲貴一句耳然節節皆是強詞○千古來帝王代變社稷亦因之以變其不變者惟民其尤不變者必得民而爲天子得字變字說破民貴君輕社稷又是

策聖說書

孟子七

望

加一層波瀾也

百世師章

頑懦薄鄙觸目皆然君相莫能轉移所以遐思獨行之聖也蓋春秋戰國持世道者並無君道止有師道而中和如孔子又非下材所可幾譬如頑疾必很劑乃可挽回非過於矯激如夷者不能出頑儒見聞之外非馮於渾涵如惠者不能出薄鄙見聞之外行徑出於時人之意分斯感動萌於時人之意中是救時良藥惟此二劑矣故上論而目止曰清和而不許以時且戒人不由恐陷於偏也而對頑懦薄鄙之夫則非中和之藥可以

奏功故取其偏也清和二諸古人無此品目二子率心獨造卓成一家故曰奮元氣渾淪如孔子景仰者苦難學步峭厲坦夷如二子震驚者易於動心故曰風曰興起也而況一轉恨不能起之九原徧炙一時之頑疾使標本皆除也

仁也者人也章

道猶路也躬自由之亦與人共由者也仁是虛而無薄之理人是枵然之質分之無以見道以理貫於質中而道見矣如人有君臣父子將仁敬孝慈之理敷布出來而倫常之道著人有耳目手足將聰明恭重之理宣洩出來而酬應之道著專言人只

箕聖說書

孟子七

四

是枵質專言仁只是虛理精義全在合字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易繫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也先蘭雪公拈言字新妙極矣但拙者爲之必滋語病不如拈合字老靠

君子厄章

不曰孔子而曰君子君子自宜有交而無厄常理也君子竟至有厄而無交世變也盱衡往昔徘徊身世可勝三歎

貉稽章

稽以不理於口爲異孟子以士憎多口爲常蓋流俗恥人勝己相形見絀卽覺逼人太甚斯慍生矣而不能自強惟冀人弱斯

口至矣此固世變中之常局士所無能解免者也謠詠集於閨中暴戾徵於化外易地皆然遇人卽發賢人太王其前事也苟以論孔子文王則栢舟亦可爲宗國之變風縣詩卽可爲明夷之別傳則愠不專集於一人而口無不畢歸於士也然非教稽以值愠而忘遇正教以遇口而增修試觀憂心二語有多少矜慎不殄二語有多少培養於士字站得穩愠者且任之矣

昭昭章

使人昭昭自是好意但須先照顧自己昭昭者未必能使人如我昏昏者又何以使人勝我學步邯鄲者勿謂今人難化也

箕野說書

孟子七

墨

山徑章

末句自是正文然波趣皆在喻中○聖賢以其用闢出文物聲名若大世宙庸愚以不用釀成心腹腎腸無窮錮蔽介然爲間剝復關頭無在大無在多覺人無時不在可幸中亦無時不在可危中也末句不必講如何開闢成路句已說明○玩小弁追蠡二章知茅塞二字形容維肖

禹聲章

此高子特識也然有人謂高子曰城門之軌尙城中之軌高子謂之何車多而軌深年久而器敝以此言尙可云特識乎

齊饑章

王如用予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如此挾持如此懷抱發棠一賑蓋降心相從有不可以副初志者故自比於馮婦也不得行其志而去猶不搏虎而爲善士也欲去而復發棠猶爲善士而復攘臂下車也苟復爲之則來齊只是隨時補苴耳揆之初志方滋愧汗而徇衆悅乎不然散財發粟紀於周政倉廩實府庫充有司不告孟子嘗譏之何至此於馮婦哉從此著眼乃非尋行數墨○衆之悅悅其可笑者也士之笑笑其可悅者也設復發棠有悅無笑孟子不勝自笑蓋馮婦善搏虎孟子善發棠也

箕聖說書

孟子七

吳

口之於味章

鞭影云世人溺於縱欲在謂性二字諉於盡道在謂命二字故特揭出不謂以矯之耿楚侗曰聲色臭味安佚通於命則嗜欲莫非天機仁義禮智天道盡其性則天則渾乎人事

性只是一箇性性卽理也天以氣運而萬物生在天爲五行之氣氣以成形理卽賦焉是謂五常之德故人性卽天理也但理在太虛不以性名必附於氣質始名曰性而旣附於氣質卽不能不隨氣質以爲用於是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人不能無

氣質之性所謂上聖亦有人心也不能無義理之性所謂下愚亦有道心也但下愚認定氣質之用事者爲性如好滋味好聲色好安佚種種不一愈入愈深勸其少改則曰我性如此此氣質之性也於此而謂之性而不加懲窒必縱欲敗度而入於匪彝有命焉三字是鐵門銅壁閑定氣質之縱橫則不以氣質之性爲性性中只有五常之德矣所謂閑邪存其誠者如此命亦只是一箇命而謂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者義理之命指氣成理賦者言之朱子所謂猶命令者也但氣成之時其氣有清濁厚薄醜駁之異而人倫種種缺憾出焉如瞽鯨朱均之父子

寶聖說書

孟子七

四七

桀紂龍比之君臣人所遇者仁至義盡我所遇者賊仁敗義此則氣數之命也有性焉三字冷然提唱則奉理道以處遭際卽當捨遭際而專盡理道矣下三項關捩略如同同一賓主於此合禮於彼缺禮固非無禮者而有合有缺則命也同一賢者於此而知於彼不知固非不智者而有知有否則命也世之生知安行與入聖未優未達一間同一天道而有參差則命也於此而謂之命則事事放下豈有聖賢乎有性焉而不謂命則命中之仁義禮智天道有缺欠者皆求諸我性中之仁義禮智天道使無缺欠矣試將此節字字思量數次吟咏數次恍見君子求

諸已與不怨天不尤人道理是此節確詰也○聖賢中正和平固也然非強毅剛決斷不足成品詣試觀性也命也二也字分明承認有命焉有性焉二有字二焉字陡然振轉二不謂也字斬釘截鐵竟使人人奈何不下的箇氣質之性人人不可奈何的一箇氣數之命掃蕩得無影無踪只有盡義理之性以至義理之命非強毅剛決者能之乎養則付諸天道則責諸己二語鐵案如山

浩生章

善字徹上徹下自初學至聖神節節層級只充滿蕃變於善之實聖說書

孟子七

吳

中也善者何物如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種種懿德嘉行皆是孟子卻不質言而以可欲二字括之就人人天理民彝之公驗一人立心行己之實正見天命之性相流通處信者實也人皆欲之或有稱許過分者乃人所稱許皆實備於身有諸己三字是從可欲進步語包一切掃一切矣充實是兩義無虧欠曰充如水貯器中無虧欠也不虛浮曰實如水凍器中無虛浮也充實則光輝漸發而字無待安排而有節次也再進而化則從心不踰無非善者矣不可知只是善中蕃變見其然莫指其所以然如過者化存者神是也二之中四之下譬如行遠樂正已得路

頭只須日進不煩改轍矣豈非孟門第一人物

逃墨章

書旨只重歸斯受之句註反正之漸句勿泥楊未嘗正於墨也斯者當歸時無留難而已者於受外無造作也入苙復招正是受之而猶不已聖賢於異端惡其道非仇其人儒者果克破其迷而飭其意如孟子於夷之豈慮其入而復出乎

有布縷章

不須橫征暴斂止此制自古人傳爲國額者不知通變卽殍離吾民矣有字本閒字實要緊字也三項不以給八口而以奉公

箕野說書

孟子七

兕

上惟其有之何能辭之說到殍離據成額以取盈者惻然心動矣

寶三章

首句爲寶珠玉者呼寐使醒須切定諸侯說土地人民政事有之乃是諸侯失之卽已失諸侯豈非諸侯之寶乎三字嚴甚已判珠玉於諸侯之寶外非謂二者不是寶止不當寶之耳

盆成括章

不是罵他正是惜他聖賢愛才必思育之而才衷於道卽大才外於道卽小耳足以殺其軀益惜其未聞道矣

之滕章

從者數百人傳食於諸侯想見孟子設科直欲使晉謁者無棄人與其進也不保其往也不如此不足爲大賢故當高賢至上授館離官極堂皇事忽來狎侮瑣語直出孟子意外而極鄙陋事極褻慢語忽出設科大論直又入孟子意中矣可見聖賢教人如覆載之無遺物路人皆知之館人之詰可以爲證也

人皆有所章

王陽明先生謂門人于中曰聖賢本領在爾心中不得辭也偏袒紫陽者因力肆掊擊不知此種議論全本孟子此章亦其一

箴聖說書

孟子七

五

也夫人有仁至義盡而非聖賢者乎仁義本領人皆有之有能達之充之而不仁至義盡者乎何也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誰能辭之曰我獨無之乎人有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誰能辭之曰我獨無之乎既不能無則達之卽是仁義也充之而仁義卽不可勝用也聖賢否乎達如盈科放海無停止卽無間隔故曰仁也義也充如拔茅連茹比其類亦終其物故曰仁義不可勝用也本領受於天達充恃乎人全要識得本來面目則後起之功皆因本質如農夫以斗升穀種樹藝之而得千倉商賈以一握金銀貨殖之而成富有孟子全是教人借天資

以入聖域勿視成仁蹈義爲憑空結撰耳但充無欲害人之心情事皆直截而穿箭之爲類至廣故末二節枚舉之也受爾汝及餽人其事宜若不違於義者而實與穿箭爲類蓋穿箭之心貪昧隱忍而已矣而凡有貪昧隱忍之心無在大亦無在多也一爾汝間受與無受而光明與曖昧分焉稍不自決方自許能含忍小嫌而義已不勝屈也貨財藏於橐囊穿箭能篡取之隱微秘於人心而餽者能鉤致之品異事同事同則品不異矣稍不知辨方自詡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也是皆類也句振聲一喝直覺人人事事時時皆穿箭矣而皆有所不爲者苟充類至盡

簞聖說書

孟子七

十一

卽聖賢矣寥寥數言直教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矣故是吐詞爲經○爾汝之實實字小註就心說謂外雖含隱心實所不甘受充之則激烈而光明矣語類就事說謂人以爾汝相輕必我有可輕之實充之則純白而愜適矣兩意皆妙可見聖賢言中之理愈尋愈出○鞭影云逆而折之則忍與爲之事橫決而客反乘主順而開之則不忍不爲之念持衡而真能破妄又云人來輕我我則忿然不平我去餽人我卻怡然不省一說首節一說末二節雖非正解卻饒波趣

舍己芸人是發論本旨開口兩而字併上而非折下直對舍己
芸人下筆君子之言之守亦是指點以申明上文末節乃點破
立言之旨若輕重顛倒猶泉水無源而求盈科放海矣

性者章

性之身之章乃爲假之者發也此章則示人以皆可爲堯舜而
指湯武以徵其信也譬人有寶珠旣已失之復求而得之故曰
反若曰除卻生安之聖卽湯武亦須從這裏下手也次節容哭
德言四項隨手舉似皆見自然流露不假安排各上句見所性
意各下句見自然意在堯舜分上是性在學堯舜者分上卽是

箕聖說書

孟子七

三

法性者法之所自出法者性之有成迹者也性者無意無必行
法者亦無意無必故曰以俟命而已矣○致容周旋事甚微細
然從盛德之至者流出自然中禮所謂在谷滿谷在阮滿阮也
哭死自當哀忘卻爲生者一層世固有爲生者而哭死亦哀者
擦此一筆寫出性者全神經德自當不同不同者自當得祿而
性者卻無干祿之心言語自當必信必信者自能正行而性者
卻無正行之心皆是借下一籌人形出性者身分此皆畫無形
之形妙處也必信必字性者心之亦無之○法者常變不易者
也正對性字性者法之所自出行法則非性而反乎性者也而

已矣承俟命說見總無計較意

說大人章

古之制卽古之道也不曰道而曰制者制節謹度對堂高三段之縱恣者言也道與勢相爲軒輊士有制則以道尊君有制則以道尊者兼以勢尊士與君皆無制則君亦以勢尊士有制而君無制則士之道尊而君之勢不尊在彼者在在我者兩兩絜度則不可畏而可藐乃平情之論非以貧賤傲富貴也

養心章

觀人最難孟子曰莫良於眸子養心最難孟子曰莫善於寡欲

篋壁說書

孟子七

五三

皆創出極捷便之法首句標出主意下四句申明之也蓋養之善否必有明驗而心之存不存卽其明驗然卻不說養則心存不養則心不存乃以欲之多寡驗心存不存之多寡可見欲爲心之賊心爲欲誘則養之功皆隨後補苴也且不說寡欲則存者多多欲則不存者多乃說多欲則有存者寡寡欲則有不存者寡可見欲多則心無安時欲寡則心有息機是賊心者少一分心卽多存一分而養之功乃可繼起也不知寡欲徒講養心是濁其源而清其流耳故曰莫善於寡欲

羊棗章

